

●序

一元之混辟，而万象出焉，弥布乎天下，流行于古今，未尝息也。而要其大分，不过常变之二端而已。常则静正坦夷，简易明白，人固习而安焉。变则神异难知，玄怪莫测，人多值而骇焉。然常必有变，理之相因，如暑寒昼夜。然人惟顺适乎常而兼通夫变，斯知大化有全功，而穷理无偏见矣。昔仲尼不语神怪，而姜原之孕、傅岩之梦垂之六经，土贲、羊夔、罔魑之异著之群籍。然则不语者非不语也，但不雅语以为训耳。余归老读书，遇事之奇异者，必以片纸录之，又恐久而散逸也，乃厘为十卷，名曰《古今奇闻类纪》，上而天文，下而地理，运播而五行，散殊而人物，灵变而仙释，幽微而鬼神，分门别类，以备一家之言。中间援引莫详于国志者，以方今垂世之典所纪之皆实也。次则多用史传通考者，以人所传信之书所载之非诬也。又次旁及于杂编野纪、异说玄谈、诸氏之籍者，以其理之不悖说之相通，故亦存之而不遗也。呜呼！是书也，遇变而考稽，则可以为征验之蓍龟，无事而玩阅，则可以为幽闲之鼓吹。非敢漫为捕风之论、说铃之词已也。然未知博雅君子或用其一二焉否尔。

万历四年六月既望，无锡九峰山人施显卿叙，时年八十二。

●卷一 天文纪

○宣德中天裂

国朝宣德中，一日未申时，忽天裂于西南，视之若十余丈。时晴碧无翳，内外际畔，了然可察。见其中苍茫深昧不可穷极，良久乃合。（《志怪录》）

○天顺间天开

天顺间，陕西临洮府兰县乡民陈鸾，夜半独起，仰见天门大开，上帝冕旒袞袍端拱其中，仪卫鹄立者甚众，宫殿栏楹炫彩耀目。鸾疾呼家众视之，云倏合矣。（《西樵野记》）

○弘治中天开

弘治戊申二月二十六日，陕西军民人等见天门忽开，人马百万自下而入。（《琅琊漫抄》）

○正德间天开

正德间，扬州江都县有哑人郑姓者，人称为郑哑巴。一夕至南门，忽见空中红光炳耀，仰视则天开眼也，随拜随唤人观之，不觉声出于口，自是不哑。扬州曹进士守真云：“哑者乃其父之相识。”事信有之。哑巴因天开一拜而遂有音声，奇亦甚矣。（《七修类稿》）

○国朝天鸣

洪武元年八月六日，建业天鸣，如河倾海注，乃肆赦（《草木子》《余录》）。成化末正旦日申时，中天有白气如练，仰视之，宛转如一白蛇渐升渐消，且尽，忽有声如雷，盖天鼓也（《震泽长语》）。弘治辛酉闰七月二十一日午后，阴云密而迷漫如欲雨者，俄闻空中轰然有声，约二刻乃止，人皆谓之天鸣。是年有火筛入寇之变。（《西樵野记》）

○天陨异石

国朝弘治庚戌岁二月，陕西庆阳县陨石如雨，大者四五斤，小者二三斤，击死人以万数，一城之人皆窜他所。（《寓圃杂记》）

○天雨五谷

国朝成化元年，天雨黑黍于襄阳，掬之盈把，及星变地震，盖兵兆也。时北方流民聚山中，几数十万叛逆僭号。朝廷大发兵讨之，捣其巢穴，湖湘始靖焉。

弘治乙卯六月，＜里多＞歛雨豆（《亚双槐岁抄》）。隆庆二年四月十四日，陕西凉州西宁卫地方天降黑豆，遍地无数，人食之则气闭，巡按御史杨一桂具本奏闻。（《邸报》）

○天陨泥丸

国朝成化元年五月间，一日大风，萧墙以西若雨雹声，有在地者拾取视之，皆黄泥丸子，圆泽坚实如核桃大，破之，中有硫黄气。刘学士在西住，拾数丸示予，非亲见亦不信也。以此观之，二气变化何所不为。（《彭文宪公笔录》）

○天堕草船

松江城西有董仲ぼ，素以敦厚称。成化丙午八月二十一日，天宇澄霁，皎无纤云，众见空中有小船从东而西，又转而东，堕仲ぼ楼上，观者塞道。细视之，乃茭草所缚者。时仲ぼ方患耳聩，亦不大惊，但曰：“此船来载我耳。”不久果卒。（《志怪录》）

○天降白物

嘉靖四十一年六月三日，天晴朗，忽空中降白物，大小如雪片，晶光映日，以手扑之，随灭，自午至申而止。鄞与定海皆然。（《定海志》）

○国朝日变

嘉靖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以后，日旁常有黑块往来冲日，早暮见之，凡五日方止（《七修类稿》）。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未申，时光暗，有青黑紫色如日状者数十，与日相荡，俄而数百千万，弥天者半，逾时渐向西北散去。明年四月，倭寇四起，大掠边徼。（《定海志》）

○星坠贼亡

国朝正统十四年，有广州巨盗黄萧养者，坐强盗在郡狱逾十年，所卧竹床忽生竹叶，同禁者以为祥瑞，教为不轨，遂破械越狱，入海作乱，众至十余万，僭号称王。至次年景泰改元之二月，都督董兴等率兵讨之。三月初旬，夜有大星坠于河南岸，天文生马轼随行，以所占告曰：“四旬内破贼必矣。”至是官军至大洲头，与贼遇，果大破之。萧养中流矢，被擒伏诛，余党悉平。陈氏曰：“按枯竹生枝而兆萧养之乱，大星夜坠而兆萧养之亡。然则盗贼亦关天数，不偶然也。”

○星如粉浆

国朝成化中，星陨于山东莒城县马长史家门中。初堕地，其光煜煜，而星体腐软，特如粉浆焉。家人以杖抵之，没杖成冗，久而渐坚，乃成一石。（《庚巳编》）

○天坠异星

嘉靖四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暮，天西北当翼轸之度，忽陨物如升子。体圆而长，上锐下大，其色黄白，下有紫，亦光。挟持之，炎炎而坠，瞬息大如斗，如数石瓮，精光四烛，明彻毫芒。将至地，作踊跃状，光影起伏者再。后人来自淮阳，亦有自闽至者，所见皆同。盖类占书所谓“天狗”，但坠地不闻有声耳。（《定海志》）

○北十化豕救厄

国朝武功伯徐公有贞，天才绝世，其学自天文、地理、释老、方伎之说无所不通，素奉摩利支天法甚虔，每夜必北向星斗四十九拜。初无间，寒暑阖门，不食豕肉。天顺间，公以内相为曹石所挤下制狱，唯日拱手默诵《斗母咒》。既而苛法毕施狱，且论决，夜忽烟气郁葱，承天门灾暝晦中，或见锦衣堂上有七豕来攻，桎梏因得少纵马，盖斗神所为也。比系法地，上意未决，倏尔天光杳冥，风雷交作，案牒揭飞空中，莫知所之，绕地烈火焰焰。公始获免，谪戍金齿焉。（《西樵野记》及《庚巳编》）

○大风走下马牌

国朝天顺元年五月，京城大风雷电雨雹，拔木坏屋，走正阳门下马牌于郊外，曹吉祥之门巨树皆折，石亨宅水深数尺，京师震恐。是时亨、吉祥等恃功恣横，御史杨自河间印马还京师，亥奏亨、吉祥夺占民田若干顷，并言其怙宠擅权之罪。上谓徐有贞及李贤曰：“御史敢言如此，实为难得。”命户部覆实。于是十三道御史张鹏等合章纠亨等不法。兵科都给事中王铉知之，潜以告亨。亨疑有贞与贤主使，遂与吉祥位于上前，诉其迎驾夺门之功，有贞等欲加排陷，且言鹏乃已诛奸臣内官张永从子，故结党诬臣。上怒，命收鹏及十三道御史悉下锦衣卫狱，究主使之者。卫官奏，右都御史耿九畴、副都御史罗绮讽

使为此，并执鞫之，谓其阿附有贞及贤主使妄劾，遂并下有贞、贤于狱。是日晚，遇大风雷电之变。翌日，即赦出有贞等，降有贞、贤皆参政，九畴布政使绮亦参政，御史盛等调知县，、鹏俱谪戍辽东铁岭卫。越二日，复留李贤为吏部右侍郎。时曹石专恣，有贞辈亦欲遏其势，每阻其谋，曹石衔之，故起此大狱。使非感召天变如此之速，则缙绅之祸殆不止于此矣。越五岁，二凶相继以逆诛，等遂得大用焉。（《近代名臣录》及《通纪》、《哀谈》）

○风吹人驴堕水

景泰元年二月六日，大风尘沙蔽天，屋瓦皆飞。明日，倪俊之辈来，谓予曰：“日昨大风，城东角大通桥上有人骑驴过桥，忽风吹，人驴皆堕水中溺死。是时风势甚盛，人莫能救。”因言：“大风常有之，何日昨风异一至此耶？”予曰：“此恒风也。风以鼓舞万物，其鼓动于天地间，有时飞沙扬尘，怒也，发屋拔木者，怒之甚也，连人物飘扬之，怒又大矣。有一事为贤辈言之，但恐未之信耳。”后之曰：“愿闻。”曰：“昔时有一胡人乘骡在道上行，忽为回风所飘，又并一车升空直上，将千余尺，少顷堕地，车骑皆碎焉。”众闻予言以为诞也，皆掩口失声。予取书示之，乃隋仁寿三年事也。众始信焉。（《马氏日抄》）

○大风水起火光

嘉靖元年七月二十五日未申，时海风大作，沿江林木合抱者皆摧拔。至夜半，风势转烈，平地水高二丈余，江海混为一壑，茫无涯岸。臣木在高阜者，惟露枝梢。沿江舳舻庐舍皆漂溺，人死者无数。父老相传，百年来无此异也。时大水中有火光闪烁，其声轰然，若万马之驰，或云水怪乘阴诊所为，或云龙跃处自有火光，其说皆未尽。按史载风赤如血，则知风为阳气，本无形也。唯风极盛，则阳气所聚极厚，故有色可见，而赤如血耳，盖阳之色也。近世或飓风大作，则夜间空中火飞，无数人皆见之。火极明处则风必极盛，树木屋宇当之者，无不摧什，则火固风之色也。所谓风赤如血，亦是如此。（《绿雪亭杂言》）

○大风金山露脚

嘉靖十八年七月间，大水漂没扬州盐场数十人，民死者无算。其日扬子江水下数十丈，金山露其脚，如香炉鼎足之状。过日，闻扬州水害正前日江涸之时，始知随风涌之而去扬也。《唐史》记开元十四年，润州大风，拥江涛，过金山，遂没瓜步数日，江水复平，岂虚语哉！（《七修类稿》）

○旋风撮楼转炮

隆庆二年四月十四日，陕西凉州西陵卫地方有旋风忽起，将本门炮楼撮起跌碎，楼下铜将军原口西尾东，被风括转口南尾北。巡按御史杨一桂具本奏闻

。（《邸报》）

○风腾试卷

国朝尚书王越，当景泰初廷试日，藁甫就，忽旋风起腋下，腾公卷于云霄中，廷臣与同试者咸仰视，弥久弥高，至于不能见乃已。中官以闻，诏许别楮誊进。后公由中执法大司马至封威宁伯，盖飞腾之兆已见于廷试之日矣。使其不开边衅，则为世名臣，禄位永保，不至削爵也。人皆以是惜之。（《蓬轩类纪》）

○旋风吹叶

国朝周至新，永乐甲申拜监察御史，弹劾不避权要，擢云南按察使，未赴。有旨改浙江，冤民淹系者闻之皆喜曰：“公来吾无患矣。”及至，悉洗其冤而释之。一日视篆，忽旋风吹叶至前，左右言城中无此木，独一僧寺有之，去城差远。新悟曰：“此必寺僧杀人埋其下也，冤魂告我矣。”发之，得妇人尸，款服加刑，称为神明。（《裒谈》）

○风吹女子升空

国朝正统间，徐州萧县有王氏女，出嫁中途，下车自便，忽大风扬尘，吹女子上空中，须臾不见，人皆言鬼神摄去，父母亲族号哭不已。是日落于五十里外人家桑树上，问之，知为王氏女，被风括去。叩其空中何见，女云：“但闻耳边风声霍霍，他无所见。身逾上，风愈急，体颤不可忍。”其家盖旧识也，翌日送归，复成婚。（《寓圃杂记》）

○风吹小儿升空

嘉靖元年，蓟州遵化县梅小儿年十数岁，被狂风吹空中，至六十余里卢儿岭头方止，久之乃苏。（《蓟州志》）

○皇明启运见西湖云气之祥

国朝刘基，字伯温，处州青田人。自幼聪颖绝人，凡天文、兵法、性理诸书，过目洞识其要。至正初，以春秋举进士，授江西高安县丞，累官江浙儒学副提举，以刚方不合，投劾去。尝游西湖，有异云起西北，光耀湖中。时鲁道原渊于文公谅，诸同游者皆以为庆云，将分韵赋诗纪之。基独纵饮不顾，大言曰：“此天子气也，应在金陵。十年后，有王者起其下，我当辅之。”时杭城犹全盛，诸老大骇，以为狂，悉去之。既而我太祖起兵和阳，渡江下金华定括苍（《即处州府》），基乃指乾象谓所亲曰：“此天命也，岂人力能之耶？”适总制官孙炎以上命遣使来聘，基遂决计趋金陵，陈时务十八策，上嘉纳之。后以辅佐元勋封诚意伯，为开国名臣焉。（《名臣录》）

○赤云如火

元顺帝至正十八年三月夜，大同路东北方有云如火，交射中天，遍地俱见

有火，空中闻有兵戈之声。是年四月，天完将陈友谅破龙兴。五月，宋刘福通破汴梁，奉其主，小明王韩林儿居之以为都。六月，宋兵破辽州，大掠塞外诸郡。十二月，宋兵破上都，焚宫阙，四方割据，兵戈纵横，而元之败亡遂不可支矣。先是至正乙未六月，我太祖起兵自和阳渡江，而四方僭乱次第削平。至丁未之岁，命将帅师北定中原，虏君北遁。太祖以其知顺天命，特加号曰：“顺帝”，而封其所擒皇孙买的里八剌为崇礼侯，于是天下一统，而亿万之基图永固矣。呜呼！元祚虽亡而眷待若此，诚天覆地载之恩也。胡人之遇何其幸哉！（《元史》及《资治通纪》）

○黑云如伞

国朝正统十四年七月，北虏也先大举入寇，其锋锐甚。大同兵失利，边塞城堡多陷没，声息甚急，日报数十次。中官王振不与大臣议，挟天子帅师亲征，百官伏阙上章恳留，不从。是月十七日，驾行，命太监金英辅成王居守，文武大臣皆匆匆失措而随之，官军及私属共五十余万人。出居庸关，过怀来至宣府，连日非风则雨，人情汹汹，声息愈急，边将败报踵至。随驾文臣连上章留之，振怒，皆令掠阵。未至大同，振文欲进兵北行，益恣迫胁。钦天监正彭德清斥振曰：“象纬示警，不可复前。若有悚虞，陷乘于草莽，谁执其咎？”学士曹鼐曰：“臣子固不足惜，主上系天下安危，岂可轻进？”振怒，詈之曰：“倘有此，亦天命也。”会暮，有黑云如伞罩营，雷雨大作，满营人畜惊惧，振恶之。会前军西宁侯宋瑛、武进伯朱冕，全军覆没，镇大同中官郭敬密言于振，其势决不可行，振始有回意。明日班师，大同副总兵郭登谓：“驾宜从紫荆关入，庶保无虞。”振不听。八月，既望师过鸡鸣山，虏追至土木驿，我师御之，败绩。上与亲兵突围不得出，遂至北狩焉。（《资治通纪》）

○黑云红云如斗

正德十四年，江西有黑云红云若相斗者，久之分为两城，人马汹汹，若攻城，城中人应之。是年宁藩叛，王守仁举兵攻之。（《震泽长语》）

○雷移楼地

弘治二年，吉水滩头一豪家造楼，占逾其孤侄嫠嫂地基仅一间，其孤嫠吞声忍气，惟旦夕焚香稽首吁天。至五月十八日夜，忽大雷电，风雨移其楼，空其地，以归孤嫠。至晓，人视之不失尺寸，神矣哉！孰谓天道之无知也，此可为期孤弱寡者之戒。（《琐缀录》）

○平江雷 神异

元至正丙午夏，平江路当午天大雷雨。有一富家，正厅安置匡床、胡椅、圆炉、台卓，厅旁一室封锁如故，雷震壁，破一孔如盂大，其床椅炉卓皆从此孔入，堆叠满室，人皆不解其异。次年，张九四陷城，据有东南五州之地，享

其富实十余年。盖小能容巨，贱能居贵之象也。（《草木子》）

○鄞县雷震神异

天顺辛巳五月望夜，鄞士朱绂闻霹雳甚烈，迟明启堂，瓦屑满地，诘宿客，云：“雷震时，硫黄气触鼻，火走于堂，斗大，因惧，蒙头卧，不知其他。”绂点检数处，见栋柱劈一片，倚壁缚铤柄为晒衣架，置檐口，各破为四，缚绳如故。旁舍斜柱枯，枫木空，其中如筒。西邻巨楮树亦裂其巨干，巷口邻家取出栋柱，劈之，如粉。其宗桶壁落，不动分寸，碎一檐如丝。一震雷而击三家，凡数处，神妙真不可测。明年，绂犯法罹刑狱，徙海宁病死。（《宁波志》）

○上海雷震神异

松江上海县十字庙前，有农家诵经幡，偶有行者暑倦，置牛皮于幡下，忽阴云四合，霹雳击碎幡竿，牛皮不知所向。但见农家屋上竹针万计，皆长三寸许，人皆异之。（《都公谭纂》及《七修类稿》）

○宜兴建昌雷震神异

成化间，宜兴西溪中有三人驾一舟，遭雷击。其一捆缚于船仓，其一头入瓮中，其一横阁于篙杪，篙则特竖船头上。旁舟人见之，皆不敢近。船自流六七里许，缚者解，瓮中者出，篙杪者堕，始皆苏。缚者云：“其初，仿佛闻言，汝改过否？”又天顺戊寅，建昌熊家被雷中，堂屋瓦皆如万马踏碎，全揭大门四楹置于厨屋上盘屈，一秤置斗中，又一秤钩于梁上，尾垂系斗。彼舟人嗜利固不足道，而熊氏之秤十，亦必有不公不平者乎？（《琐缀录》）

○雷白衢州冤狱

成化间，衢州人卢宗善捕盗，而有司署为讞。察地有剧盗王泰横掠人财，为害不小，宗以秘计执之，泰赴官反诬宗曰：“我为盗死亦无悔，但所劫掠者多入于汝。”有司莫能辨，二人并系桎梏。宗仰天诉曰：“我为官捕盗，本为除害，今乃与盗同死，何天理乎？”语毕，风云骤起，雷声一震，有巨神持宗臂置于桎梏门外。由是释宗，而泰独弃市。（《西樵野记》）

○雷击六安逆子

六安有俞某者，素爱重其妻，殴逆其母。一日，姑妇与孙儿嬉戏，失足堕于水中，其母畏子，和衣扑水，救之，其妇以告其夫，母恐受子辱，走避女家。其子乃令人给母曰：“儿自堕水，幸母救无恙，何避往女家，以重儿罪？请速回改易湿衣，无虞也。”母以为然。行至中途，其子藏铁锤，伺之母至，举锤将击之。俄一雷掇子至其家门外大柳树旁，复一雷劈树开，夹其子于中。母归见之，祈拜树下，每一拜一缩紧，复拜愈紧，痛莫能忍，遂令母勿拜。如此凡三日，事遍扬于人，四远兢观如市。三日后，雷碎其树如珠，其子之尸竟不

知所在。（《客座新闻》）

○轰雷击盗救妇

遂昌村妇沈氏，夫有售豕银数两授其妻而出，有盗窃识所在，攘之。妻恐夫怒，乃自缢。欲殓间，空中有人云：“既窃其物，复伤其命，于理可乎？”轰雷一声，令其盗手持原物诛死，跪妇前，妇觉一人击其额曰：“亡金在矣，何乃自陨非命？”于是复苏。（《西樵野记》）

○雷谴延平悖妇

福建延平府杜氏兄弟三人轮供一母，然三人各事农业，寄三妇以侍养焉。子既出，三妇辄诟悖相，胜致姑干粥不赡，姑欲自缢。嘉靖辛卯七月中，白昼轰雷一声，只觉电光红紫眩目，三妇皆人首，而身则一牛一犬一豕，人环视如堵。（《西樵野记》）

○毛翊家雷火神异

鄞县西毛翊家，弘治庚申夏，忽雷迅，翊居楼上，见雷火从楼北壁隙入，轮转于前，火光焰焰，悚然曰：“敬天之怒。”须臾，转于楼下，无室不到，举家惊悸，佣人病者寻愈。（《宁波志》）

○善权殿雷书三柱

义兴山水甲于东南，而善权乾洞及大小水洞尤号胜绝。齐建元中，建寺于国山东南，寺中有释迦文佛殿，其规制于今绝异。山之僧方策近于柱础下，见刻字云“创于大中十年七月”。盖自唐迄今，几七百年，山路邃僻，不罹兵火，其岿然独存宜也。相传昔创殿时，雷震其处，柱有字者凡三，一曰诗米汉，一曰射钩记，一曰诗米汉。谢君之已。字皆倒书，大可径尺，非篆非隶，深入木理，或谓三者皆雷神之名，不可晓也。正统间，周文襄来游，见之，戏命削“射钩记”三字，随削，而字随入，文襄异之，乃止。今柱上削处犹洼，乡人恒摹拓以去，云佩之可以愈疔。（《都公游善权洞记》）

○天雨血

国朝成化十三年，浙江镇守太监李义、巡按御史倡钟各奏，据绍兴府山阴县民夏状告，称今年二月二十五日酉时，有本村杨广兄弟，令其家佣工夏全驾船来家，邀弟夏饮酒。坐待于门，忽见门外有鲜血如雨点，射着夏全脚上及门壁，不知所从来，阶下积血约高尺许。时有十人走集看之，俱被血溅污衣。既而，杨广等下船归家，血亦从人，直至水滨，其人以蓑笠置船上，被雨冲湿，亦有红色如血。次日，但见船中有血凝定，可斗余，人皆惊异。时礼官覆奏，以所在灾异叠见，请遣官祭祷岳镇海渚诸神。诏从之。是后，妖人王臣依附貂，所至括索珍玩，民间骚然。诸以左道进者内侍梁方、韦兴、方士李孜省、髡徒继晓等，皆滥窃宠幸。已而王臣败，梟首于市，孜省等亦相继伏诛，孰谓

天道谴告之不豫哉（《濯缨亭笔记》）？嘉靖三十三年夏，慈溪县南十里灌浦郑家，有一人昏起步室中，忽霍然有声，若泥淖溅其股，呼“灯烛之血也”，衣尽赭，浦壁沾湿，始知自上而降者。出门试步畦町，往往皆是，当道举奏，未几有倭奴陷县之变。（《宁波志》）

○雨色异常

国朝洪武十年正月十八日丁酉夜，雨黑水如墨汁，池水皆黑，金、处境皆有之。按占云：“黑雨雾下，天下冤。”次年，按察司经历王尚贤巡金处，酷刑扰害、徙死者五百余家，是其应也（《草木子》、《余录》）。正德三年，杭州已故都御史钱钺家，一夕天雨，起视，邻皆清水，而本家则红水也。数日后，钱氏为朝廷所籍。嘉靖八年夏，杭城内外远近皆下黑雨，人有衣服被染者，皆如墨，方知为黑雨所沾也（《七修类稿》）。二十五年秋，慈溪县下墨雨。（《宁波志》）

○雨雪非时

国朝洪武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，建德府下雪（《草木子余录》及《哀谈》）。六月初八日己卯，杭州晴日飞雪。（《同上》）

○甘露

国朝成化庚寅春，甘露降于斋坛松柏。时上亲郊御斋宫，取以赐百官。予时署翰林院，进《甘露颂》，盖彭纯道所命也。然是瑞实兆今上之在娠，至秋孟乃诞。自古圣帝明王之降生不偶，盖必有祯祥之兆于先，而非人所预知也，况今上实太平天子，天意固有在矣。（《琐缀录》）

○异雾

国朝嘉靖二十一年，天雨黄雾，行人眉发耳鼻皆满。（《宁波郡志》）

国朝成化六年二月，象山县天雨白雾，山林草木行人须眉皆白，数日乃止。（《宁波郡志》）

○雨雹

正德十一年九月，武宗幸阳和城。二十七日方立冬，天雨冰雹，军士有死者。及夜，又有星坠之异。明日，驾回大同。又明日，达贼以众围阳和。向无二异，上口未遽回也。乃知天心之仁爱矣（《余冬藁》）。嘉靖戊戌四月八日未刻，吴城风雨暴作，雨冰雹，其大如李，中有一眼，而四围皆纹。时菜麦已成，大戕其半。西阳山一境其大如斗，途人不及抵室，或有碎其额劈其耳而死者。余诘耆老，云自生平以来未之见也。（《西樵野记》）

○河水僵立

国朝正德中，文安县河水忽僵立。是日天大寒，遂冻为柱，高围俱五丈，中空而旁冗。数日，流贼过县，乡民入冗中避之，赖以全者多，亦前史罕见

也。（《丹铅要录》）

●卷二 地理纪

○云南山裂分移

国朝成化庚子五月间，云南丽江军民府巨津州，白石云山长四百余丈，距金沙江计二里许。一日，忽然山裂中分，其一半走移于金沙江中，与两岸云山相倚，山上木石依然不动，江水壅塞逆流，淹没田苗，荡析民居。州府具申上司，镇守太监等官具闻诸朝。时云南屡有边警，此固为之兆也。（《謏斋琐缀录》）

○吴城山移悬旧址

吴城西四十里，其地山峦叠嶂，中有一虾蟆山。弘治乙卯春，山忽徐徐而下，已而疾移。时有行道者惊见，肆声曰：“山走矣！”老稚莫不哄然。此山随声而止。漫从山下视之，已悬旧址数亩矣。次岁丙辰，玉峰朱殿试以状元及第，方言石移出状元，已验之矣。（《西樵野记》）

○宁乡山响裂塌

隆庆元年五月初一日辰时，太原府永宁州宁乡县归正都任家，塔山忽响一声，至午时裂开一缝，山塌下一面，房屋人畜摧拥在沟，压死数多，亦有听得山响脱命逃走者。巡按山西御史宋纁具奏，灾异迭见，恳乞圣明亟图修弭，以仰答天心。事一本。奉圣旨：礼部看了来说。（《邸报》）

○山中声响见异

滁州城西有大柳诸山，嘉靖十四年，诸山皆夜鸣，隐隐如雷，有顷乃止，声闻数十里外。时钱塘田汝成为州守，亲见之。（《滁州志》）

○雅州临安岩洞神奇

姚江杨安世，抚提学宪副也。尝与郎瑛论山川之奇，语瑛曰：“吾平生奇见，无出于四川雅州。去川数十里石壁一带，上有笔锋，长短数千，下有深岩，悬石数百，皆五绦锦川文石，青白红紫，灿烂夺目，至此而精神为之恍惚也。”又云南临安府，去城数十里有洞曰颜洞，嘉靖中蒙自县丞颜弘所开也。其地两山夹峙，水从洞入，洞口白石一柱，如玉垂水中，暗然莫测。颜放舟燃火而入，穷其至极，然后知洞有三层，迤迤盘旋而上，入深四十余里，广处可坐千人，高不知其几何。洞水出阿迷州，下洞一龙，仰附于洞前，二足捧头，而下鳞角眼爪纤悉具备。中洞狮象相峙于口内，则飞走之禽、器具之物，不可枚数。若白鹭、青鱼、黄罗、伞红、卓帏，种种色相宛然。而钟鼓二石，叩之，声切肖也。入深，观音半身，面如传粉，唇若点朱，头总一髻，左有青石净瓶，右有白石鹦鹉，尽则石床一张，上下四柱，菱花片壁，即人间之檀步耳。上洞一僧一道蹲踞相视，若渔樵问答之状，极后洞门坐一老翁，戴东坡巾，但

少生气耳。又普安进山四十里，有玲珑石树二株，一则绿干红花之桃，一则青干白花之李，非若绘画于壁者也。瑛疑洞中肖形之物，或前代好事者为之。杨曰：“若假人为，自与天生者不同。而观音一面，果当时颜色妆成，则薰蒸于洞，自昔至今不知几百年矣。近日方开，岂能尚如初妆之色？二树之妙，又岂人力能为之耶？”因相语曰：“天地精华之气，中国萃于人，而边夷发于山川也。”（《七修类稿》）

○异石飞移

安远县马鞍山，弘治丙辰，山顶巨石移于半山。路侧有见者，走报县尹，即乘马来视，石已下山麓矣。遂召里老厝薪，攒烧醋沃，以铁锤碎焉，不报上官。明年，盗起掠居民，兵扰数县。（《闻见类纂》）

○石自行动

姑苏枫桥运河中，有青石一方，可长四五尺，盖冢墓间物沦没于此，岁久为怪。每至秋间，能自出行于河，出必有覆舟之患。一岁，有木商泊筏于港口，石自其下过，木为撑起尺余，商大惊，而外报覆一麦舟。少时，复自外入，水起如前。今犹在水中，时为变怪（《庚巳编》）。嘉靖三十三年，定海舟山所忽有石如斗，平地滚掷如飞，顷刻而止。所城外东高岭复有石大数十围，跳跃越山而止。（《定海志》）

○石臼相斗

国朝成化间，武清县民家石臼与邻家碌轴，皆自滚至麦地上，跳跃相斗。乡人聚观，以木隔之，木皆损折，斗不可解，至晚方息。乡人怪之，以臼沉污池中，以轴坠深坎，相去各百余步。其夜，轴与臼复斗于池边地上，麦苗皆坏。秀才李廷瑞亟往观之，斗犹不辍。乍前乍却，或磕或触，径然有声，火星炸落，三日乃止。廷瑞目击其事。廷瑞，予之友，信实人也。（《马氏日抄》）

○石马饮河

姑苏阊阖门内二里，夜有二石马饮于河，天曙为负刍者惊见，叱之，遂昂首而止。是晓遍访市野，城东禅法寺有一妙善公主墓，已失二石马矣。地人惧其复为怪，损其额，遂堕于此，今名石马鞍头。此元末国初之事也。（《西樵野记》）

○滚塘蛙池水斗

贵州普定卫有二水，一曰滚塘寨，一曰闹蛙池，相近前后。正德初，吴人从军至此，夜闻水声搏激，既而其响益大。居人辟户视之，喷面波涛竟不可遏。坐以伺旦，其二水一涸一溢，人始知为水斗也。（《西樵野记》）

○滦海水高如山

永乐八年二月，上亲征北虏，出塞数千里。六月初一日，次凝翠冈。次日

发，行经阔滦海子，上令金幼孜数人往观。去营可五六里，有山如长堤以限，水海子甚阔，望之若无畔岸，遥望水高如山，但见白浪隐隐，自高而下。天下之物莫平于水，尝经江湖间，望水无不平者，独此水远见如山之高，近处若极下，此理极不可晓。观毕复命。上曰：“此水周围千余里，难胪胸，凡七河注其中，故大也。”遂赐名曰玄冥池。（《北征录》）

●卷二 五行纪

○水中有火

国朝洪武丁卯春，汤信公持节发杭、绍、宁、台、温五郡之民城，沿海诸镇。时会稽王家堰，夜天雨，水暴至，死者十四五。水上有火万炬，咸以为鬼火。有习于海事者则曰：“咸水夜动则有光，盖海水为风雨所击，故其光如火耳。”因记王子年《拾遗记》云：“东海之上有浮玉山，山下有冗，冗中有大水荡活，火不灭，为阴火。”正此类也。（《日格类抄》）

○井彰神异

国朝正统己巳春，崇文门外打磨厂西，军人王胜家井中，有五色云起，予弗之信。一日早，往观之，日高三丈余，隔井向日视之，果有青红绿气勃勃上腾，睹者不绝。日至己未即无，明旦复有。本家不敢汲水，将二十余日乃灭。按《五行传》，此水异也，阴盛之貌。时王振擅权，将有土木之祸，水为异以示象也。（《马氏日抄》）

○兵器火异

国朝洪武三十三年（即建文二年），文皇靖难，兵渡玉马河，驻营于苏家桥。其夜大雨，平地水深二尺，文皇坐交床以待旦。忽见兵刃有火光如球击，烨然相上下，金铁铮铮作声，弓弦皆鸣。文皇喜曰：“此必胜之兆也。遂与南军大战，次第制胜，平定中原（《资治通纪》）。正德七年三月，江西余千之仙居寨，夜大雷电，以风，北方有火如箭坠旗竿上，如灯笼，光照四野。戍卒因撼动其旗，火直飞上竿首，卒因发火统冲之，其火四散，阖寨枪首皆有光如星，须臾而灭。五月，广西万春北寨各枪上俱有火（《震泽纪闻》）。隆庆元年七月初一日，巡按山东御史李叔和一本边堡异报，恳乞圣明躬先儆戒，申飭臣工预备安攘事。本年四月初八日，据辽阳长营堡备御刘垣呈，据本堡巡城壮士徐伏等禀称，本月初四日，各带器具上城，摆列防守。至二更时分，虎叉闷棍并城上旗竿俱起火，喊叫如马蚱之声，数次方止。本月十七日，又据宁前参将方国呈，据守仙灵寺堡百户程虔禀称，本年三月二十九日夜戌时分，堡城北面三铺旗竿顶上有火，约茶钟大块，又更楼旗竿顶上有火一块。及至督令军巡视四角更铺，旗竿顶上俱有茶钟大火，至亥时火方消灭。又据守备阴障堡百户李朝勋禀称，本年四月初六日夜二更时分，本堡城上西南北角腰台一旗竿顶

上看见火起。五月初三日，又据参将方国呈，据守黑壮窠堡百户罗承恩稟报，沿边方土台、镇静台原摆长枪俱响叫等。因各报到臣，切照地方异事，古未尝无。惟辽东逼近，边境虏犯无休，大有可虑者，因备陈十策。上嘉纳之，聿消变患焉。（《邸报》）

○寺焚火异

嘉靖三十八年七月十一日，宁波五台寺火，寺在郡城东南隅，郡命千户尚文督造火药于中。是日日旰，忽碾药石臼泄火，遂焰起，灼幡幢，旋及楹栋，而所积火药尽炽。初如爆竹，已即如轰雷，屋瓦尽震，远近骇愕。石臼重数百斤，腾举如盂，越数十丈始坠于邻墙之外。焚击死者凡百余人，或褫其衣，或脱其履，或胶尸于墙壁，或陨首于城乡，或飞舞空中，越街渡河，骑人屋危而毙，其他焦烂糜碎者不可殚状。于时尚千户死，远市居民之家一股折焉。鄞县典史江昊亦以赴救而死。凡经灼焰者，即归家亦不得生，真大异也。

（《宁波志》）

○庙焚火异

正德七年三月，山东秦始皇庙，夜钟鼓自鸣，火忽起桑树，上树燔而枝叶无损，庙宇焚毁，而神像在火中略不焦灼。（《守溪长语》）

○衣帛火异

国朝张靖之，景泰中，一日暮归入室更衣，暗中有火星，星自裙带中出，晶荧流落，凡三四见。家人相顾失色，莫知其何来也（《两山墨谈》）。杭人王宗海，一日会宴于友人朱来凤家，宗海指身之绒衣曰：“昔在京都一夕，其衣遍流火星，烁烁有微声，过日亦然。”客甚骇之。又见黄门《张静之文集》载云：“某新制绫衣，偶因婢妾拂摺，间火星随衣飞地，未知何也。（《七修类稿》）

○神灯火异

吴嗣业，弘治间秋日泛石湖，候月而还。遥见上方山烛笼百数，奕奕而上，或红或绿，或小或大，参差不一。迨抵其巅，灯分两岐，久之紊杂而散。嗣业见之，亦无他。（《西樵野记》）

○火山神异

梧州火山在府城南，隔江二里。山下有火，每三五夜一见，如野烧之状。或言其下水中有宝珠，光烛于上，或言南越王佗藏神剑于山阿，故深夜腾焰如火，山有祥光。亭又山中产物，名灵，有三足。郡中有灾福，或使车，将至则先鸣。本朝洪武中叶原贺记其事。（《一统志》）

○木显灵异

永乐四年，文皇将营北京宫殿，工部尚书宋礼建，于蜀之马瑚府山中采得

楠木数万株。方欲开道以出之，计庸万夫之力方可达于水。一夕，木忽自行数里，行声如雷，巨石为开，达于水次。事闻，廷臣称贺。上遣礼部尚书潘赐赉香帛往答神庥，封其山为神木山，建祠致祭，闻山呼声者三，震动天地，赐亟归奏。上命立石纪之。（《一统志》及《七修类稿》）

○木生异实

国朝嘉靖三十年，象山县李树生王瓜。三十一年，诸县李树生王瓜。谚云：“李树生王瓜，百里无人家。”已而，果为倭奴剽杀甚众。（《宁波郡志》）

○钟显神奇

正统十三年七月河决，东昌大水，水中呜呜有声，闻数十里。知县郑铎往观，乃二大钟相击而鸣。以牲祀之，其一住而不流，挽出，上书“承安四年造”，金号也。悬之文殊寺，晨昏声闻四十里。正德辛未，流贼攻城，声闻百里，人以是知其神异。（《危县志》）

○铜钱飞

国朝洪武乙卯年，库钱忽飞。一日，南台民家屋皆有钱竖立在瓦上，家家各以竹穿其孔中贯之，或得一二十文，始知皆库钱也。内库飞钱，异亦甚矣。（《草木子余录》）

○钱化为蛇

国朝正德间，丰都一村落中有蛇出为患，不知所从来。其大如碗，长数丈，惟以啮鸡雏窃饮食，而不伤人。人求杀之，不可得。村中僧寺有隙地，一人赁而艺为圃。一旦执锄耘草，见巨蛇蜿蜒而至，亟运锄斫之，蛇钻入冗中，仅伤其尾，而然如击铜铁声。就视之，乃散钱数千布冗口。其人疑蛇为钱所化也，呼妻及弟并力掘之，深丈许，得钱一缸，约数十万，悉担归于家，顿成富人。蛇自是不复见矣。（《庚巳编》）

○釜锅自鸣

国朝程襄毅公信、白恭敏公圭，正统七年偕赴春闱，入旅肆中。其家忽锅鸣，二公以为不祥兆，出避之，锅声甚轰，数里而止。是年，二公皆登甲科，历官清要，后相继为大司马。（《近峰闻略》）

○小儿出地

国朝正德末，嘉兴府崇德县青田村民家，掘地得活小儿，即时烧死，不知何异也。（《七修类稿》）

●卷二 神纪

○萧王辅战

国初，太祖高皇帝起兵，自和州渡江，大奋天威，剿除僭乱，一战而取荆

襄，再战而取吴粤，三战而闽海悉从，四战而席卷全齐。所过都邑势如破竹，不数十年奄有天下，唯伪汉陈友谅未降。上率三万骑大战于鄱阳湖，敌人咸见空中数万甲兵，衣绛衣以辅虞，帜上书“萧王”二字，大败其师，疑即汉方侯也。神菩、鬼栗、玄搜、青海、昆仑、大漠、交址、车处耳之国，罔不献琛。是岁戊申，建元洪武，即皇帝位。（《西樵野记》）

○真武助阵

洪武末，当岁壬午，靖难起兵，势如破竹，南方众至四十余万，宜莫能当。然每两阵相临，南兵遥见空中“真武”二字旗帜，遂皆攻以北。盖圣天子兴，则百灵咸助，非偶然也。既而入正大统，即建殿设像，金碧辉耀，祀典崇重，旷古无伦，端有自哉。（《闲中今古录》）

○地涌神泉

永乐八年，车驾北征鞑靼，驻蹕于清水源。地素乏水，士马皆渴。去营三里许，忽平地涌泉，高数尺，味甘冽，士马饮之不竭。上喜其神赐也，因赐名为神应泉。（《一统志》）

○御帐红光

正统十四年八月，上用中官王振计策，亲征北虏。十六日，我师败绩于土木驿，上陷虏营，也先屡欲谋害。是夜，忽大雷雨，震死也先所乘青骢马。上令袁彬出帐房外窥视，但见红光罩定御帐，虏人见而骇异，其谋乃沮。又雪夜令人行刺，其人见一大蟒蛇绕护帐外，畏怖而去，虏人由是益加敬礼焉。袁彬者，锦衣校尉，颇知书识字，为虏所掠，得侍上左右。又有哈铭者，先随使臣吴良羁留在彼，至是亦随侍焉。驾留虏庭，维持调护，以至旋轸，二人之力居多。（《资治通纪》）

○神示兵机

国朝洪武元年，御史大夫汤和征福建，从海道进兵，遇渔翁，貌蓝色，操舟就之曰：“子勿杀一人，吾指子所攻之路。”汤曰：“诺。”遂指潜兵直抵城下，全城降附。睹昔之渔翁，乃南台大庙殿神也。至今祀之。（《草木子余录》）

○税牒升空

杨公继宗，山西阳城人。成化间守嘉兴，刚正不阿，爱民如子，自莅政，不收夏税，岁以郡之余米补其数。后有宪司官王齐者，嫉其名出己右，知其用余米补夏税也，欲据拾以为过，将闻于朝，命吏取公补税旧牒阅之。方展视间，牒忽联翩而起，渐升于空，有群鸟争噪而攫之，随风破裂，飘散无遗。见者无不称异，其事遂寝。呜呼！公以衍余之财而宽民力，齐以克核之心而挤正人，天道昭灼如此，彼欲违天害人者，可以知警矣。（《笔记》）

○天妃救病

罗文肃公，江西南城人。为秀才时，成化乙巳由入粟至陕西，还至谢埠，舟中大疫，公亦被病。四月至青泥湾，势益炽。公以锥刺其手，无血，自度必死。时其弟经在船，与之诀，正冠瞑目，奄奄若入深泥中，臭腐不可当，自卯至巳仅余微息耳。忽闻舟中呼“天妃至”，遂张目，觉舟之箬篷压下，如轿足之垂而陷者。宛然一妇人呼曰：“此中有一有学之士病在孤旅滩上，竟如何无一神道救护？我来送他一阵好风。”言毕，轿足举起，篷复故，顿觉浑身冷颤。须臾，颤掉不已，虽舟亦为之动。经乃以蓑衣数件覆之，自己至未，出臭汗如雨，衣带皆濡，渐觉少苏，已而遂愈。是秋，北上过天妃庙，具仪叩谢，勒其事于楣间。公登成化丁未进士，官至侍郎。（《涉异志》）

○天妃救厄

嘉靖壬辰，上遣正使吏科左给事中陈侃、副使行人司行人高澄，赍捧诏敕，前往琉球，封故中山王尚真世子尚清为中山王。赐一品服一袭，侃以麒麟，澄以白泽，俱大红织金罗为表，绢为里，绿罗搭护，青罗摺子，里亦用绢，使外国必加服者。欲其称国王，位宾主也。带以玉，则自备。又各赐家人口粮四名，悯兹遐役，优以缉御恩至渥也。八月，侃等治装戒行，飞航万里，风涛叵测，爰顺輿情，用闽人故事，祷于天妃之神。且官舫上方为祠事之，舟中之人朝夕拜礼，必虔真若悬命于神者，灵贶果昭。将至其国，逆风荡舟，罅缝皆开，以数十人辘轳引水，水莫能御。众曰：“不可支矣。”侃等彻夜不寐，兀坐傍徨。忽一家人匍匐入舱，战栗而言曰：“舟已坏矣，速求神。”齐呼“天妃”而号，剪发设誓。俄顷风定，寻罅塞之，舟乃得达。及成礼还，解缆。越一日中夜，风大作，桅折舵毁，众皆噪曰：“舟之所恃以为命者，桅与舵也。今折毁若是，决无生理矣。”于是舟中哭声震天，但大呼“天妃”求救。侃等为军民请命，亦叩首无已。俄有红光若烛笼，自空来舟，人皆喜曰：“天妃降矣，吾辈可更生矣。”舟果少宁。又明日，黑云四起，议易舵未决，请交于神，神许易之。时风恬浪静，若在沼，舵举甚便，若插筹然，人心举安，尤荷神助，黎明遂达于闽。神之精爽赫能捍大患如此。谓非皇上怀柔，百神致兹效职哉！揆之祭法，尤宜庙祀者也，在宋元时已有封号庙额，国朝洪武、永乐屡加崇焉。今荷灵若此行，当闻之于朝，聿新庙宇以彰神贶也。（《使琉球录》）

●卷二 前知纪

○长须道士测微知贵

至正间，仁祖淳皇帝一日坐东室檐下，太祖侍侧，有一道士长须朱衣，排闥直入，遽揖仁祖曰：“好个公公，八十三当大贵。”仁祖异之，留之茶饭

，不顾而去。及太祖即位，加进尊号，适符其言。呜乎！帝王之父岂无异相？又宁知道士非仙而特来前告耶！（《七修类稿》）

○异僧前知天命有归

太祖微时，于凤阳城中遇一游僧，手持小磬，号于众曰：“击磬卖诗。”声绝诗就。太祖因指鸡卵为题。僧云：“一块无瑕玉，中含混沌形。忽然成五德，叫落满天星。”岂僧为异人，已先知真主，故假以为兆耳？（《客座新闻》）

○刘伯温前知敌炮碎舟

太祖亲征陈友谅，大战于鄱阳湖，与伯温皆在御舟，以观将卒搏战。伯温忽跃起大呼，太祖亦惊起，疑其作乱。见伯温双手麾之，连声呼曰：“难星过，急更舟。”太祖如其言而更之。坐未半饷，旧舟已为敌炮击碎矣。及后胜负未决，伯温密言于太祖曰：“可移军湖口，期以金木相克日决胜。”太祖从之，遂平陈氏。（《尊闻录》）

○周张二仙前知舟覆敌亡

太祖与陈友谅战鄱阳湖时，有周颠仙者谒道左，上命登舟，一语不发。上问：“伐友谅何如？”对曰：“前途覆舟。”又曰：“破一个桶又一个桶。”上怒，令推水中，见其不溺而行于水面，复召之同舟。无何，舟果覆。众皆惊骇，得周而免。又有铁冠道人张中孚字景华者，时亦从太祖在舟。友谅中流矢，两军莫知也。道人望气语上曰：“友谅死矣。”使上作文遥祭，陈军遂为夺气，败去（见《宋学士文集》）。吁！二人皆仙也。今人但知刘伯温金木相克之说，而不知二仙已先从太祖于舟，天时人事已际遇矣。友谅虽势大，安能胜之？（《七修类稿》）

○青田山灵前知刘公破石

诚意伯刘公未遇时，知青田山有灵异，日手一编，面山而坐，目不暂释。经岁，忽崖上豁开二扉，公亟掷书趋入，闻有呵之者曰：“此中毒恶，不可入也。”公不顾，力排而进。其中日色明朗，有石室方丈，壁上七大字云：“此石为刘基所破。”公喜，引巨石推之，应手折裂，得石一函，中有古钞兵书四卷，怀之出，才展足而壁合如故。归诵之，甚习，然犹未得其肯綮。乃多游深山崇刹，以访异人。久之，入一山寺，见老道士凭几读书，知其隐者，拜之请教。道士不顾，公力恳之。道士举所读书以授之曰：“读此旬日，能背诵则可，不能姑去。”书厚二寸，公一夕记其半。道士惊叹曰：“子天才也。”遂传其学。后佐高皇帝，尝对御言及道士。上令驿召至阙，年且八十，而容色甚少，命诚意伯及张铁冠择建宫之地。初各不相闻，既而皆为图，以进尺寸若一。上欲留之，不可，遂放还山，不知所终。（《庚巳编》）

○刘伯温前知子孙绝续

诚意伯刘公疾革时，语其子云：“吾家封爵当中绝，然至五世后，应得武职，从兹可传继矣。”至孙荐袭爵，后果被革。弘治初，诏录公后为处州指挥使，正五世矣。时嫡孙以罪系狱，有司脱桎梏而冠服之，人以为奇遇。

○异僧前知刘太师险夷禄寿

洛阳刘太师健，初生月余，有僧过其门，指视太师曰：“此儿七死。不死，过了四十官至一品，寿过一百。”后读书古庙，一夕风雨，败壁压体，明日方得出，一也；乡贡入京，为盗缚于雪地，冻饿几死，二也；会试场中失火，犯烈焰而出，三也；饮食友家，主人恐客散去，锁闭大门，一时火起，客多有死于火者，而得独全，四也；伤寒死去三日而苏，五也；过海封王而舟坏，漂荡几死，既而得生，六也；一日昼寝，有猫过身侧，为霹雳震死，因而惊死，逾时乃醒，七也。是皆四十以前事。后则日受封爵，孝宗朝以为首相。正德二年去位，累朝赠秩至太师。今尚在也，年已一百七岁矣。僧非神仙，何前知如是邪？（《七修类稿》）

○白云和尚前知素帛有用

永乐间，毗陵胡尚书淡奉使访张仙，至蜀中遇高僧白云和尚。临别，赠胡公素帛一端，曰：“出陕当有用。”公出陕，果遇皇后哀诏，始信其能前知也。后太宗召白云至京师，朝士皆敬礼之，独欧阳主事不为礼。白云呼之曰：“尔非永叔之裔，永叔尝赠我以诗。”探囊出之，果文忠手笔也，凡宋元度牒具在焉。（《笔记》）

○疯道士前知更楼改造库楼

成化间，许尚书缙巡按山东时，有曹州知州李某，任久不升，愤而造楼于州前，名曰更楼，实玩月饮酒所也。然素恃才，不得于儒学。有生员王某，因许观风来曹，遂稟知州之过，并言楼事。许因盘州库藏致诘，更楼当改为库楼，于内可也，遂坐令拆毁。毁间见有巨砖，上书：“许吏部许吏部，拆了更楼造库楼，气杀了李知州，喜杀了王知固。”许因问此何人书也，工匠以当时疯道士来写者，许已愕然。及许后为天官，而王生员为固安知县，遂传之人，人以为奇事。今崧皋又为天官，岂非二吏部乎？（《七修类稿》）

○刻石人前知府主姓名

景泰间，洛阳两农讼一石于府。一云己耕而得也，一云出己土中。知府令舁石来视，则有刻曰：“大明景泰乙亥，知府虞廷玺为我复兴此窝。”其年正乙亥，府主南郑虞廷玺也。虞意康节窝，遂为建祠。（《余冬序录》）

○九仙前知莆田黄公发解

前南畿提学御史黄先生如金，莆田人。弘治甲子，举福建乡试第一。前此

有邻县儒学一齐仆，祈梦于九仙，欲知是科解首所在，得报云：“乌一黄二，水桶门里，借问黄如金便是。”仆思本学诸生无此姓名者，必他邑人也，乃之莆田访焉。侵晨顺途而至一所，有两人立于门，乃揖之曰：“此有黄如金秀才家乎？”曰：“此即是也。”问两人姓名，曰：“乌一黄二。”皆黄氏仆也。窥门中，则有水桶在焉。遂以梦告，已而先生果占首选。（《庚巳编》）

○紫姑仙前知刘瑾诛戮

正德间，江东有太守，文雅风流，颇著时名。在郡二年，遣吏携金入京师，赂刘瑾求速迁，苞苴既入矣。寻，虑不谐，悔之，乃祷紫姑仙以决疑。姑降笔曰：“几树甘棠种未成，使金何事苦经营。雷霆怒击水山碎，只恐钱神也不灵。”未几，瑾果事败伏诛，太守亦以钻刺落职。人之作伪行险，而鬼神之不可欺也如此哉！（《日格类抄》）

○辽阳美人前知宸濠败亡

正德间，徽州程宰挟重货商于辽阳，数年所向失利，展转耗尽，落莫转沮不能还乡，遂受佣他商为之掌计以糊口。一夕，忽闻异香氤氲，俄而美人入室，交接缱绻，教以居积。四五年间获利数万，殆过昔所丧者十倍矣。宸濠之变也，人心危惧，流言屡至，或谓据南都即位矣，或谓兵渡淮矣，或谓过临清近德州矣，一日数端，莫知真伪。程心念乡邑，殊不能安私，叩美人。美人曰：“真天子自在湖湘间，彼何为者？止作死耳，行且就擒矣，何以虑？为时七月下旬也。”月余，报至，逆徒果以是月二十六日兵擒就戮。程初闻真天子在湖湘之说，恐江南复遭他变，心愈疑惧。美人摇手曰：“无事，无事。国家庆祚灵长，天下方享太平之福，近在一二年耳。”更叩其详，曰：“期已近矣，何必预知？”再期，今上入继中兴，海宇于变，悉如美人之言。其明验之大者如此，余细弗录也。（《辽阳海神传》）

●卷三 奇遇纪

○姜子奇夫妇重遇

国朝洪武初，吴人姜子奇取妇三载，值大军过吴扰乱，子奇挟妻出避。仓皇间，因失其妻，乃为兵官携归京邸，子奇流落四方者累年。后迤邐至京行乞，有高门一妇人见之而泣，贻以酒馔，又以布囊裹熟米一斗与之，子奇不敢仰视而去。翼日，此妇在门又见子奇行乞，适主人不在，呼与相见共语，为主母所侦，即令人追之。检其乞囊，中有金钗一双、书一封，俟其夫还，以告。兵官启封视之，乃题诗一律云“夫留吴越妾江东，三载恩情一旦空。葵藿有心终向日，杨花无力暂随风。两行珠泪孤灯下，千里家山一梦中。每恨当年罹此难，相逢难把姓名通。”兵官见诗大悼，即时遣还，仍赐钱米以给其归。子奇夫妇泣谢而去，伉俪复合。（《西樵野记》）

○刘尚书父子重遇

刘岌，字凌云，四川涪州人，景泰甲戌进士，仕至礼部尚书。妻亡，妾甚妒。婢生子，妾命仆弃之，仆抱儿弃城下，入就妾索银买棺。适刑部一吏过城下，闻儿啼抱去，其邻人周帽儿见之。仆出问儿安在，周以实告。仆归，给其妾曰：“儿死，已焚之。”岌自公署归，妾曰：“婢适生女不育，弃之矣。”及岌致仕还涪州，有乡人某为行人，出使归，过岌问曰：“公有子乎？”岌曰：“未也。”曰：“公有子，见在已七岁，何谓无子？”岌惊问故，某具以告。岌曰：“君能令儿还，则刘之有后，君之赐也。”遂遣一仆赍百金，从行人诣京求赎儿。至京，则吏已役满去。或告曰：“吏尚居崇文门外某巷中。”亟往，出金赎儿。吏妻爱儿如己出，哭而拒之。行人劝谕再三，乃从。吏遂与仆送儿至涪。亲旧闻其事，醵金为会，往迎之。岌见儿，抱持犬恸。或赋诗曰：“八旬老父江边立，七岁孩儿天上来。”盖谓其衰老之年得子，于乖离绝望之中为天所赐也。（《笔记》）

○王游击夫妇父子重遇

辽东游击将军黄冀，躯干雄伟，智力过人，临阵辄捷，常获功赏，且孝于母。一日，帅府视事回省，其母太夫人尚寝，侍问：“何故此时未兴？恐儿辈不能奉养而至疾也。”太夫人不答，王侍不去。久之，太夫人乃曰：“我欲不言，终昧其事，我心不安。言之，则伤汝心。汝今日享此官爵，非汝父祖世荫。吾幼与汝父在军中，为王父掠来，吾娠汝八月矣。时王父为帅辽阳，置吾后室，已而生汝。王父妾媵虽众，然无子女，因以汝为己子。王父亡，汝长，遂袭其官。汝又多能，得至今日富贵，汝实赵某子也。汝父离散几四十年，生死未可知。吾昨出厅与媳妇闲行，见牧汝马老卒，识其形容，仿佛汝父也。欲呼问来历，因不曾与汝说知此情，汝又不在家，故不问及。汝可呼来访其端的，则是非可知也。”王出厅，即呼老卒，诘其原戍姓名、妻子姓氏，今何居此。其卒历告。正统初，携妻子从本官，自济南卫来戍于此。妻某氏方有娠七八个月，未知男女，为辽阳将官逼去，至今四十余年，不知妻子消息。某孤苦贫老，死亦不知身归何所。因泪下如雨。王起告其母，母出复询其实，乃相持恸哭仆地，王亦悲切不胜。乃请老卒入厅，令左右奉其澡洗更衣，至厅上坐定，夫妇子女参拜，复告于家庙，众亲宴讫。次日，上疏备陈其故，乞辞位归于王氏，自补赵氏，军伍再获寸进，以图报效。疏上，朝廷嘉其孝义，降诏俾仍原职，复姓赵氏云。（《客座新闻》）

○张百户父子重遇

成化初，高邮卫有张百户者，备漕运差使，将过家料理，别顾小舟而行。道湖，风作舟覆，仅获免，乃惩险从湖堤行。至半途，望见一覆舟浮沉波上

，有人踞舟背，呼号求援，烟雾中了不可辨其为谁。张心怜之，呼岸傍小渔艇，俾往援，不肯，则解装出白金十星与之，乃行援之，至则其子也。因候父遭风溺者半日，出自水尚振掉不能言者久之，稍迟则葬鱼腹矣。人诧为异事，岂父子天性默相感通邪？不然行旅络绎，宁无一人侧隐者而援之，乃独张邪？（《双槐岁抄》）

○得束掇魁

国朝成化辛丑科，山东刘羽在内阁，其西席乃余姚黄也。一日，刘使其子送束于黄曰：“汉七制，唐三宗，宋远过汉唐者八事，亦可出乎？”黄答曰：“但刻本常有之。”盖刘之意，欲西席详考，答策掇魁，而黄则未尽领会也。他日，黄之乡里王华来访，见案间此束，意或谓廷试策问也。归即操笔成篇，至日果问此策，王遂大魁天下，而黄居第二。王固不当漏泄此束，而刘亦不意为他人所得也。此与东坡送束与李方叔而为二章所得事，颇相类。呜呼，岂非其数耶！（《七修类稿》）

○徐生夜寝佛阁得金

江西南丰县一寺中佛阁，有鬼出没，人不敢登。徐生者素不检，朋辈使夜登焉，且与约曰：“先置一物于阁，翌旦持以为信，则众设酒饮之，否则有罚。”及暮，生饮至醉而登，不持兵刃，惟拾瓦砾自卫而已。一更后，果有数鬼入自其牖。生乃上梁大呼，投瓦砾击之，鬼出牖去，生覘其所往，则皆入墙下水穴中。私识之而卧。翌旦，日高未起，众疑其死矣，乃从容持信物而下，众釀饮之。明日，率家僮掘其处，得白金一窖六十余斤，佛阁自是无鬼矣。（《菽园杂记》）

○南台儒者获飞银

国朝洪武乙卯年，南京广积内库、镇库银，其重数百斤。一日，忽穿库飞出。有一儒者夜坐，见田野间光起，曰：“此必有宝也。”因往其地标识。次早，标乃在秧田中。去土尺许，见白银，大不可举，遂告相识十八人同掘取，其上有朱填“广积”字记，分争不平，遂闻于官。上曰：“此银已失三块矣，此天所以畀是儒也。”其赐之余，同取十八人止与佣工。内库飞银，亦神异哉。（《草木子余录》）

○寺僧得返魂香

太仓刘家河天妃宫，永乐初建，以僧守奉香火。一日，僧自外归，见厨下锅中汤沸，揭而视之，见二卵煮将熟。询于仆，言行童于鹳巢中取者。僧命还之巢中。仆曰：“卵已熟矣，还之无生理。”僧曰：“吾岂望其生，但免其鹳之悲鸣而已。”后数日，忽出二雏，僧异之，令仆探其巢，见一木尺许，五彩错杂成锦纹，香风馥郁，持以与僧，供之佛前。后有倭入贡，因风打舟，至刘

家河收港。泊舟登岸，入寺拈香，见佛前所供之木，问僧买之。僧给之曰：“此香是三宝太监舍供天妃宫者，岂敢卖钱？有能盖造后殿观音阁者，则与之。”倭曰：“我是入贡之人，安可留以待阁成，但愿酬之以价。”因与白金五百两。僧得厚利，遂与之。去后数年，倭人复来入贡，访前老僧，已故矣。因留金作享。其从询所取之香何物也，倭曰：“此仙香也，焚之，死人之魂复返聚。”窟洲所出返魂香是也。（《客座新闻》）

○无赖子寝阁获财

苏郡庠之尊经阁建自宋代，甚弘固。相传阁上有祟，人罕得登。宣德中，有无赖子与人誓约：“夜独寝其上，及明无事，则众当出金畀我。”众从之。其夕，无赖独处于阁。夜半，闻阁下有呵导声。窥之，则五丈夫，冠裳楚楚，从者亦都二笼烛，前引登阁。无赖急伏梁上，视其所为。五人者危坐正面，从者即奉酒馔，铺列案上，ゾ醋果核，丰腆精洁。饮器皆黄白，错落满案，鸡鸣将散，无赖因呼噪以惊之，诸祟一时奔逸，都无所见，器物狼藉案上，不暇收拾。无赖大喜过望，尽怀其器以下。众方来踪迹之，无赖以实告，众乃骇叹。俄传乐桥乡泉铺钱氏，宵间失去金银酒器若干。无赖谓诸人曰：“此岂钱氏物乎？”持之诣钱。钱视之，果其家物也。钱富而喜，悉举以归之。

（《志怪录》）

○程宰遇辽阳海神

程宰士贤者，徽人也。正德初元，与兄某挟重货商于辽阳，数年所向失利，展转耗尽。徽俗，商者率数岁一归，其妻孥宗党全视所获多少为贤不肖而爱憎焉。程兄弟既皆落莫，羞惭惨沮，乡井无望，遂受佣他商为之掌，计以糊口。二人联屋而居，抑郁愤懑，殆不聊生。至戊寅秋，又数年矣。辽阳天气早寒，一夕，风雨暴作，程已拥衾就枕，苦寒思家，揽衣起坐，悲歌浩叹，恨不速死。时灯烛已灭，又无月光，忽尽室明朗，殆同白昼，室中什物毫发可数。方疑惑间，又觉异香氤氲，莫知所自。风雨息声，寒威顿失。程益错愕，不知所为。亟启户出视，则风雨晦寒如故。闭户入室，即别一境界矣。疑鬼物所幻，高声呼怪，冀兄闻之。兄寝室才隔一土壁，连呼数十，寂然不应，愈惶急无计，遂引衾幂首向壁而卧。少顷，又闻空中车马喧闹，管弦金石之音自东南来。初犹甚远，须臾已入室矣。回眸窃视，则三美人皆朱颜绿鬓，明眸皓齿，约年二十许，冠帔盛饰，若世所图画后妃之状。遍体上下金翠珠玉，光艳互发，莫可测识。容色风度夺目惊心，真天神也。前后左右侍女数百，亦皆韶丽。或提炉，或挥扇，或张盖，或带剑，或持节，或捧器币，或秉花烛，或挟图书，或列宝玩，或荷旌旃，或拥衾褥，或执巾，或奉盘，或擎如意，或举淆核，或陈屏障，或布几筵，或奏音乐，虽纷纭杂沓而行列整齐，不少错乱。室才

方丈，数百人各执其事，周旋进退绰然有余，不见其隘。门窗皆扃，不知何自而入。俄顷，冠帔者一人前进床抚程微笑曰：“果熟寝邪？吾非祸人者，子有夙缘，故来相就，何见疑若是？且吾已至此，必无去理。子便高呼终夕，兄必不闻，徒自苦耳。速起，速起。”程遂推枕下榻，匍匐前拜曰：“下界愚夫不知真仙降临，有失虔迓，诚合万死，伏乞哀怜。”美人引手掖程起，慰令无惧，遂与南面同坐其二人者东西相向，皆言今夕之会数非偶尔，慎勿自生疑阻。遂命侍女行酒进饌，品物皆生平目所未睹。才一举箸，珍美异常，心胸频爽。俄以红玉莲花卮进酒，其甘香清冽，醴泉甘露弗及也。酒每一行，必八音齐奏，声调清和，令人有超凡遗世之想。酒阑，东西二美人起曰：“夜已向深，郎夫妇可就寝矣。”遂为褰帷，拂枕而去，其余侍女亦皆随散。凡百器物瞥然不见，门亦尚扃，又不知何自而出，独留同坐美人相与解衣登榻，则帷褥衾枕皆极珍奇，非向之故物矣。程虽骇异殊，亦心动。美人徐解发绾髻，黑光可鉴，殆长丈余。肌肤滑莹，凝脂不若。侧身就程，丰若有余，柔若无骨。程于斯时神魂飘越，莫知所为矣。已而交会才合，丹流浹籍，娇怯宛转，殆弗能胜。程既喜出望外，美人亦眷程殊厚。因谓：“世间花月之妖，飞走之怪，往往害人，乃为可恶。吾非若比，郎慎勿疑。虽不能有大益于郎，亦可致郎身体康胜，资用稍足。倘有患难，亦可周旋，但不宜漏泄耳。自今而后，遂当恒奉枕席，不敢有废。兄虽至亲，亦慎勿言，言则大祸踵至，吾亦不能为子谋矣。”程闻言甚喜，合掌自誓云：“某本凡贱猥，蒙真仙厚德，恨碎骨粉身不能为报。伏承法旨，敢不铭心。倘违初言，九殒无悔。”誓毕，美人挟程项，谓曰：“吾非仙也，实海神也。与子有夙缘，故相就耳。”须臾，邻舍鸡鸣至再，美人揽衣起曰：“吾今去矣，夜当复来，郎宜自爱。”言毕，昨夕二美人及诸侍女齐到，各致贺词，盥洗严妆，捧拥而出。美人执程手，嘱令勿泄，丁宁数四去。复回顾，不忍暂舍，爱厚之意不可言状。程益倾喜发狂不能自禁。转瞬间已失所在，谛观门扉犹昨夕所扃也。回视室中，则土炕布衾、荆筐芦席依然如旧，向之瑰异无有矣。程茫然自失曰：“岂其梦邪？”然念饮食笑语交合誓盟之类，皆历历明甚，非梦境也。且惑且喜，顷之曙色辨物，出就兄室，兄大骇曰：“汝今晨神彩发越，顿异昨日，何也？”程恐见疑，谬言：“年来失志，乡井无期。昨夕暴寒，愁思殊切，展转悲叹，竟夕不寝。兄必闻之，有何快心而神彩发越邪？”兄言：“我亦苦寒思家不寝，静听汝室，始终闲然，何尝闻有悲叹声邪？”已而商伙群至，见程容色，皆大骇异，言与兄合。程但唯唯谦晦而已。然程亦自觉神思精明，肌体腻润倍加于前，心切喜之，唯恐其不复至也。是日，频视咎影，恨不速移。才至日晡，托言腹痛，入室扃扉，虔想以伺。及街鼓所动，则室中忽然复明，宛如昨夕。俄顷，双炉前导，美人至矣。

。侍女数入耳，仪从不复畴昔之盛，彼二人者亦不复来。美人笑曰：“郎果有心若是，但当始终如一耳。”即命侍女行酒荐馔，珍腴如昨。欢谑谐笑则有加焉。须臾，彻席就寝，侍女复散。顾视床褥，又锦绣重叠矣。然不见其铺设也。程私念：“吾且诈跌床下，试其所为。”方欲转身，则空中全衬锦茵，地无寸隙矣。是夕，绸缪好合，愈加亲狎。晨鸡再鸣，复起妆沐而去。自后人定即来，鸡鸣即起，率以为常，殆无虚夕。虽言语喧闹，音乐迭奏，兄室甚迒，终不闻知，莫知其何术也。程每心有所慕，即举目便是，极其神速。一夕，偶思鲜荔枝，即有带叶百余颗，香味色皆珍美。他日又念杨梅，即有白色一枝，长三四尺，约二百余颗，其美异常，叶殊鲜嫩，食余忽不见。时已深冬，不知何自而得，况二物皆非北地所产也。又夕言及鹦鹉，程言闻有白者恨未之见，转ツ间已见数鹦鹉飞舞于前，白者五色者相半。或诵佛经，或歌诗赋，皆汉音也。一日，市有大贾售宝石二颗，所谓硬红者，色若桃花，大于拇指，价索百金。程偶见之，是夜言及，即异宝满室，珊瑚有高丈许者，明珠有如鹅卵者，五色宝石有如栲栳者，光艳烁目，不可正视。转睫间又忽空室矣。是夜，相狎既久，言及往年贸易耗折事，不觉嗟叹。美人抚掌曰：“方尔欢适，便以俗事婴，心何不洒脱若是邪？虽然郎本业也，亦无足异。”言绝，即金银满前，从地及栋，莫知其数。指谓程曰：“子欲是乎？”程歆爱之极，欲有所取，美人引箸挟食前肉一脔，掷程面，问曰：“此肉可粘君面否？”程言：“此是他肉，何可粘吾面也？”美人笑指金银：“此是他物，何可为君有邪？君欲此物，可自经营，吾当相助耳。”时己卯初夏，有贩药材者，诸药已尽，独余黄蘗、大黄各千余斤不售，殆欲委之而去。美人谓程是可居也，不久，大售矣。程有佣直银十余两，遂尽易而归。其兄谓弟失心病风，诮骂不已。数日疫疠盛作，二药他肆尽缺，即时踊贵，果得五百余金。又有荆商贩彩段者，途中遭湿热蒸发班过半，美人谓程，是亦可居也。遂以五百金获四百余匹，兄又顿足不已，谓弟福薄得此非分之财，随亦丧去，为之悲泣。商伙中无不相咎窃笑者。月余，逆藩宸濠反于江西，朝廷急调辽兵南讨，师期促甚，戎装衣帑限在朝夕，帛价腾踊，程所居者遂三倍而售。庚辰秋，有苏人贩布三万余细者，已售十八矣，尚存粗者十二。忽闻母死，急欲奔丧。美人又谓程，是亦可居也。程往商价，苏人获利已厚，归计又急，止取原直而去。盖以千金易六千余匹。明年辛巳三月，武宗崩，天下服丧，辽既绝远，布非土产，价遂顿高，又获利三倍。如是屡屡不能悉纪。四五年间，展转数万，殆过昔所丧十倍矣。宸濠之变也，人心危骇，流言屡至，或谓据南都即位矣，或谓兵渡淮矣，或谓过临清近德州矣。一日数端，莫知诚伪。程心念乡邑，殊不能安。私叩美人，美人哂曰：“真天子自在湖湘间，彼何为者？止作死耳，行且就擒矣，何以虑？为时七

月下旬也。”月余报至，逆徒果以是月二十六日兵败。程初闻真天子在湖湘之说，恐江南复遭他变，愈疑惧。美人摇手曰：“无事，无事。国家庆祚灵长，天下方享太平之福，近在一二年耳。”更叩其详，曰：“期已近矣，何必豫知？”再期，今上中兴，海宇于变，悉如美人之言。其明验之大者如此，余细弗录也。程又问轮回果报、人物变化、雷神蜃气等说，一一据理答之，剖析词旨，明如指掌。迨嘉靖甲申，首尾七年，每夜必至，气候悉如江南二三月，琪花宝树，仙音法曲，变幻无常耳，目应接不暇。有时或自吹箫鼓琴，浩歌击筑，必高彻云表，非复人世之音。盖凡可以娱程者，无不至也。两情缱绻，愈久愈固。一夕，程忽念及乡井，谓美人曰：“仆离家二十年矣，向固耗折不敢言，旋今蒙大造，丰饶过望，欲暂与兄归省坟墓，一见妻子，便当复来永奉欢好。期在周岁，幸可否之？”美人歔叹曰：“数年之好果尽此乎？郎宜自爱，勉图后福。”言讫，悲不自胜。程大骇曰：“某告假归省，必当速来，以图后会，何敢有负恩私，而夫人乃递弃捐若是邪？”美人泣曰：“大数当然，非关彼此。郎适所言自是，数当永诀耳。”言犹未已，前者同来二美人及诸侍女仪从，一时皆集箫韶迭奏，会燕如初。美人自起酌酒劝程，追叙往昔，每吐一言，必泛滥哽咽，程亦为之长恻，自悔失言。两情依依至于子夜。诸女前启：“大数已终，法驾备矣。速请登途，无庸自戚。”美人犹执程手泣曰：“子有三大难近矣，时宜警省。至期吾自相援。过此以后，终身清吉，永无悔吝，寿至九九，当候子于蓬莱三岛，以续前盟。子亦自宜，宅心清静，力行善事，以副吾望。身虽与子相远，子之动作吾必知之。万一堕落，自千天律，吾亦无如之何也。后会迢迢，勉之勉之。”丁宁频复，至于十数。程斯时神志俱丧，一辞莫措，但雪涕耳。既而邻鸡群唱，促行愈急，乃执手泣诀而去。犹复回盼再，四方忽寂然。于时蟋蟀悲鸣，孤灯半灭，顷刻之间，恍如隔世。启户出观，但曙星东升，银河西转，悲风萧飒，铁马叮当而已。情发于中，不觉哀恻。才发一声，兄即惊呼问故，不复昔之，若聋矣。兄既细诘不已，度弗能隐，乃具述会合始末，及所以丰裕之由。兄始骇悟，相与南望瞻拜。及至明，而城之内外传皆遍矣。程由是终日郁郁，若居伉俪之丧，遂束装南归，俾兄先部货贿，自潞河入舟，而自以轻骑由京师出居庸，至大同，省其从父，留连累日未发。忽夕梦美人催去甚急，曰：“祸将至矣，犹盘桓邪？”程忆前言，即晨告别，而从父殷勤留饯抵暮。出城时已昏黑，乃寓宿旅馆。是夜三鼓，又梦美人连催速发，云：“大难将至，稍迟不得脱矣。”程惊起，策骑东奔四五里，忽闻炮声连发，回望城外，则火炬四尺，照天如昼矣。盖叛军杀都御史张文锦，胁城内外壮丁同逆也。及抵居庸，夜宿关外，又梦美人连促过关，云：“稍迟必有狴犴忧矣。”程又惊起叩关。候门启，先入行数里，而宣府檄至

，凡自大同入关者，非公差吏人，皆桎梏下狱诘验。恐有奸细入京也。是夜，与程偕宿者无一得免。有禁至半年者，有瘦死于狱者。程入舟为兄备言得脱之故，感念不已。及过高邮湖，天云骤黑，狂风怒号，舟掀荡如簸。须臾，二桅皆折，舵零落如粉，倾在瞬息矣。忽闻异香满舟，风即顿息。俄而黑云四散，中有彩云一片，正当舟上，则美人在焉。自腰以上毫发分明，以下则霞光拥蔽，莫可辨也。程悲感之极，涕泗交下，遥瞻稽首。美人亦于云端举手答礼，容色犹恋恋如故也。舟人皆不之见。良久而隐，从是遂绝矣。戊子初夏，余在京师闻其事，犹疑信。间适某金宪、某总戎自辽入京，言之详甚，然犹未闻大同以后事。今年丙申在南院，客有言程来游雨花台者，遂令邀与偕至，询其始末。程故儒家子，少尝读书，其言历历具有源委，且年已六袞，容色仅如四十许人，足征其遇异人无疑，而昔闻不谬也。作《辽阳海神传》。（《林屋山人蔡羽述》）

○张指挥得鬼妾生子

高邮张指挥，以无子屡求美妾，弗获。弘治中，出湖上，见敝船板坐一女子甚丽，浮波而来。询之，为覆溺之余也。挟以归，与之处甚洽。逾年，生一子。其女每旦栉沐必掩户，无使见者。偶一婢从隙中觐之，则见取头置膝上，簪珥毕乃加于颈。婢骇异，以告主母，母往觐之，如婢言，遂语于张。张复觐得其实，知其为鬼物也。急排户将叱逐之，女已不见，唯有敝船板耳。时其子已数岁，后袭父职，人号为鬼张，至今犹存。（《近峰閤略》及《西樵野记》）

●卷三 骁勇纪

○张浩

张浩，桐乡皂林人也，身干短，而膂力绝人。其地有菖蒲庵，庵前石狮重七百斤，尝持以行。有二北僧在庵相扑，浩旁观，窃笑之。僧遂拳浩，浩应手擎僧足于空中，问欲东耶西耶，僧忙然称师下拜。渔舟数十，取鱼于浩门之滩，浩斥之，使去，渔人不理，而浩掷石破其舟，众渔起岸欲其偿舟，浩夺渔人之竿，一拉而数人为之堕水，众方呼号。适嘉兴府同知伍公文定提兵东征。闻之召见，曰：“汝可与我吴将军对乎？”吴盖北人，长大而多勇力，乃巡检之子，伍取偕行者也。浩诺之，因命各负舟上铁锚以试其力。吴则双手举起，而浩则挈以登岸。伍又曰：“汝二人可相扑乎？”吴遂为浩困，气阻舌出，胁为之伤。伍因曰：“吾欲用汝，汝可唤家人来。”对曰：“止有祖母，不可出也。”因召其外祖，与银一十两，命代养之。后至开化杀贼甚众。贼惧，以计刺死。浩平日获贼马匹数多，纪功受赏银牌数面，伍公后俱带回，与其家。时正德年间也。（《七修类稿》）

○沈江

沈江，宜兴人，居周孝侯庙侧，入庙必致敬，见神像剥落，辄谨护之。一夕，梦神令其张口，嘘气与之，江寤觉筋力异常，遂能徒搏猛兽。尝运粮至京师，途中与漕卒争道，众欲殴之，江持小桅竿一挥，数十人皆披靡堕水，众莫敢近。江居家常牵犁垦田，日可五亩，虽健牛不能及。（《灌缨亭笔记》）

○郭兴

武定侯郭公兴，临淮人，沉毅多智，身長七尺，膂力过人。国初从征，渡江取金陵，以谨重见信任。常从征伪汉陈友谅，其将有陈同佖者，骁捷善槊，驰入中军帐下。上递呼曰：“郭四为我杀贼。”公持枪跃马奋臂一呼，贼应手陨坠。上解所御赤战袍衣之曰：“唐之尉迟敬德不汝过也。”及大战于鄱阳湖，建火攻之策，友谅遂败。比复以劲弩射之，友谅中矢，贯睛及颅而死。又从徐达取中原，克元都，定陇右、山后诸处，继平南溪峒诸蛮，累功封武定侯。（《一统志》及《神道碑》）

○尤六十

国初有尤六十者，父以六十岁生之，因名。六十绝有力，途人或不识与竞，六十不怒，更好谓：“哥哥且来。”遂牵其襟衫至廊檐，以手拔其廊柱，引裾压其下。人垦告之，乃复举柱出衣。其他如此甚多，当时称勇者，无不畏服。（《枝山前闻》）

○王昌四

成化中，有王昌四者，宜兴人。有奇力，治田不以牛，身犁而耕，妻驾之。昌以奋土去数尺，或抵膝，膝为之动。尝馈运，昌肩舟之桅而担焉，前后仅十钟，远数百里。他舟人不知昌，乃或侮昌，昌曰：“若欲以众慑我耶，虽百人胡能为？”众恚，集邻船得百许人，争欲击昌。昌持橈拂左右，无弗溺者。昌山行，见蝇蚋纷然起丛薄间。视之，有巨蛇，长殆十寻。昌走不竟蛇，蛇将尾而置之口。昌怒，捉蛇尾振之，会掷空中，逮地死矣。途间遇搏虎者，持枪戟来，昌搦其具，都折而置之。拔巨竹削其端，水以利之，火以坚之。方俯偻治竹未就，虎至。昌不及运竹，便以两手捉虎两膊，而交执于一掌，抽腰间竹刺虎喉，信手一掷，逾其背后，树杪毙焉。昌或久虚其力，辄手足撼掉不自休，速奔山中，推林木数株，运弄之。或提顽石行百匝，雨天无为，则于室索如杵数十丈，寸寸掐断之，力稍解。云昌有女，力肖其父。陆有修舰，众莫致之水，造昌庐请之。昌病，命女往。女独荡舟，众至，舟在水矣。昌行四，人以行运其名，呼曰昌四。观此，则孟贲乌获，又风斯下矣。（《枝山前闻》）

○阮二

宜兴阮二，素以拳力自负。弘治乙卯秋日，舟行遇虎突入舟中。阮逸登岸

，持一大石，约至数步，而伏俟虎出，直前骑虎。虎虽有力不能转顾，阮左手掳其毛，右手击其脑，虎为跳跃，阮直不下。逾时，脑穿虎死。（《西樵野记》）

○张成（山东人）

徐州有张成者，短小精悍，善疾走，日行五百里。若缓步亦与人同，但造意远行则不可及，然既行又不能自止，或着墙抱树方可止耳。凡有封奏羽报则使之，夜则于圆簾中缩足而睡。（《灌缨亭笔记》）

●卷三 降龙纪、伏虎纪

○于子仁焚牒致虎

于子仁者，湖广武冈州人。生七八岁，眉目如画，资性聪警。及长，有隼才，且多异术。举洪武乙丑进士，历知登州府。部有诉其家人伤于虎者，子仁命卒持牒入山捕虎，卒泣不肯行，子仁笞之，更命他两卒曰：“第焚此牒山中，虎自来。”两卒不得已，入山焚其牒。火方息，而虎随至。弭耳帖尾，随行入城，观者如堵。虎至庭下，伏不动。子仁厉声叱责，杖之百而舍之，虎复循故道而去。寻，为部民告讦，以为妖术惑众。有诏逮子仁，下吏治之数月，瘐死狱中，弃其尸，家人发丧成服。一夜，忽闻扣门声，问为谁，答曰：“身是子仁也。”家人惊曰：“鬼也。”曰：“吾实以间逃去，未尝死也。”家人验其非鬼，乃内之。子仁不自晦匿，日与故旧游宴，或泛舟，不用篙楫，舟自逆流而上，以为戏乐。里人刘氏，其怨家也，执而以铁索繫之于家，遂白知州伍芳，请奏闻。芳异其事，不许。刘遂诣阙告之。朝命法官来州，推按未至。一日忽失子仁，所在但存铁索而已。刘无以自明，竟坐欺罔得重谴，而子仁自是不复见云。（《庚巳编》）

○上官骑虎至郭

建昌人上官，能以法捕蛇虎。谢士元守建昌时，虎近郭伤三人，士元自率猎徒往捕之，从以兵弩甚盛，过见之曰：“捕一虎何张乃尔？”众知其有术，奔告于守。守召问之，曰：“但令众人毋呼我姓名，听我指使，虎易制耳。”乃令人束草燃火先行，戒毋伐金鼓。既至其所，虎方踞坐丛竹间，目眈眈可畏。被发策杖而进，虎不敢动，乃令人伐竹开道，以袖拂虎，虎垂首弭耳如畏然。遂抚其领而乘之以行。至郭外，民夹道观之。将入城，一人呼曰：“官先生骑虎来矣。”虎遂回啮足，呼猎徒曰：“可急刺虎救我。”众遂丛槊刺虎，杀之。人问何术，曰：“此玄坛法也。”盖道家谓玄坛神能伏虎耳。（《濯缨亭笔记》）

●卷三 禁虫纪

○禁蜘蛛

国朝太祖高皇帝初起太学，上临视之，顾学制宏丽，圣情甚悦。行至广业堂前曰：“天下有福儿郎应得居此。”又至诸堂中，见蜘蛛布网屋隅，上曰：“我才建屋，尔辄据之。”顾呵之出。天语方讫，而蛛悉遁去，至今诸堂都无蛛网云。（《庚巳编》）

○禁蜈蚣

南京国子监将成，太祖乘高望之曰：“似蜈蚣形。”他日奏监中多蜈蚣，不可居，遂命左首山唤为鸡鸣山，以鸡必能食蜈蚣也，已而果无。又尝命刘三吾图所居山水来看，图上，太祖笑曰：“山上何用许多突兀？”俱以笔抹之。无何，其山一夕为雷所震，突兀处悉平。又尝使毛老人为后湖土地，至今无鼠，盖创业之圣君，动与天合也。（《七修类稿》）

●卷四 除妖纪

○于谦辟桂花之妖

国朝景泰间，总兵石亨西征，振旅而旋，舟次绥德河中。天光已暝，亨独处舟中，扣弦而歌。忽闻一女子诉流啼哭，连呼救人者三。亨命军士亟拯之，视其容貌妍绝，女泣曰：“妾姓桂，名芳华。初许同里尹氏，迩年伊家衰替，父母逼妾改醮，妾苦不从，故捐生赴水。”亨诘之曰：“汝欲归宁乎？欲为吾之副室乎？”女曰：“归宁非所愿，愿为相公箕帚妾耳。”亨纳之，裁剪缀补，烹饪燔冪，妙绝无议，亨甚嬖幸。凡相亲爱者，辄令出见，芳华亦无难色。是年冬，兵部尚书于公谦至其第，亨欲夸宠于公，令芳华出见之，芳华不出。亨命侍婢督行者，相踵于道，芳华竟不出。于公辞归，亨大怒，拔剑欲斩之，芳华走入壁中，语曰：“邪不胜正，理固然也。妾本非世人，实一古桂，久窃日月精华，故成人类耳。今于公栋梁之材、社稷之器，安敢轻诣？独不闻武三思爱妾不见狄梁公之事乎？妾于此来别矣。”言罢杳然。（《西樵野记》）

○道士除妖

常熟之福山有农家生一子，名保保，肢体柔弱，四五岁又不能行，终日坐木榻上，善言人祸福，叩之皆应。其家固怪之，然亦因以致饶裕。一日，有龙虎山道士过其门，语人曰：“此家必有妖物。”富人刘以则闻之，召道士问之曰：“若能除之乎？”道士曰：“此不难也。”刘遂具舟使往。道士方行，保保忽告其母曰：“有一道士来，儿当死矣，可与钱十千，为儿乞命。”母方怪之，道士已在途潜书朱砂符，焚于道傍柳树根下，保保已在家呕血。又行不久，再焚一符，则有一死于水面，其首大如拳，长可寻许，询其家子亦死矣。

（《志怪录》及《西樵野记》）

●卷四 馘毒纪

○昆山民父杖杀犬怪

昆山一民家子，方少年未娶，夜有一美妇来，与之合，由是得瘵疾，医疗莫愈。子犹秘其事。一日，坐肆中，有道士过之，谓人曰：“此子妖气甚浓。”言毕遂去。其父闻之，乃怒谓子曰：“吾儿不言即当死矣，言之吾不责汝也。”子乃以实告。父曰：“吾以剪刀与汝，伺其来，但剪其衣，便可验治。”子受命惟谨。其夜妇至，子密剪其衣，亟厉声叱之，妇遂去。旦视之，皆白毛也。父见邻家一牝白犬有缺处，共杖杀之，子疾随差。（《志怪录》）

○冯汉除芭蕉怪

冯汉，字天章，为吴学生，居阊门石牌巷口一小斋。庭前杂植花木，潇洒可爱。夏月薄晚，浴罢坐斋中楸上，忽睹一女子绿衣翠裳映窗而立。汉叱问之，女子敛袂拜曰：“见焦氏也。”言毕忽然入户。熟视之，肌体纤妍，举止轻逸，其绝色也。汉惊疑其非人，起挽衣相狎之，女忙迫绝衣而去。仅执得一裙角，以置所卧席下。明视之，乃蕉叶耳。先是汉尝读书邻僧庵中，移一本植于庭，其叶所断裂处，取所藏者合之，不差尺寸。遂伐之，断其根，有血。后问僧，云：“蕉尝为怪，惑死数僧矣。”（《庚巳编》）

○潘道士焚俑人之怪

国朝永乐初，吴儒王子华假读开元寺。秋夕纳凉庭下，久之，方欲欹枕，一美女绯裙绿衫，韶秀特异。拜曰：“妾本寺邻女，名红英，为继母所逐，故至此，欲谋一夕之欢耳。”子华纳之。由是冒晦而来，昧爽而去，眷恋者数数。子华寝以羸，巫药莫愈。其父母讶之，子华固秘其事。适有龙虎山道士潘守玄过其门，觉有妖气。潘入寺见子华病在床，箒书朱符三道，焚于道亭。觅至西庑铭器中一俑人，背书“红英”二字，服饰亦如之，亟投诸火，子华即愈。（《西樵野记》）

○葛棠裂画女之怪

绍兴上舍葛棠，狂士也，博学能文，每下笔千余言，未尝属稿。恒慕陶潜、李白之为人，事辄效之。景泰辛未，筑一亭于圃，扁其亭曰“风月平分”，旦夕浩歌，纵酒以自适焉。亭壁张一桃花士女古画，棠对之戏曰：“诚得是女捧觞，岂吝千金？”夜饮半酣，见一美姬进曰：“久识上舍词章之才，日间重辱垂念，兹特歌以侑觞。”棠略不计真伪，曰：“吾歌一杯一咏。”姬乃连咏百绝，词皆清丽。棠沉醉而卧，晓间视画上忽不见士女，少焉复在。棠大异，即碎裂之。（《西樵野记》）

○王卖花除扫帚怪

苏城王某，行货纸花为业。成化初，行府庠西侧，骤雨如倾，憩一静室廊下。未几，一女子启扉而出，肌体纤弱，腰肢减瘦，而衣妆亦雅淡，谓王买花二枝。王与之，女子曰：“汝姑坐候我，进面议之。”王自午至西望之杳然

，王乃恚，詈诉诸邻，邻曰：“此室向无人止矣。”王弗信，偕众排扉而入，杳无人踪。视至厕中，竖一敝帚，盖数十年物，首簪二花，众皆愕然。出此帚斧之，呻吟有声。（《西樵野记》）

●卷四 物精纪

○王全见虾蟆形

嘉定娄塘镇人王全，家饶于货，为人伟躯大腹，饮啖兼数人，行则蹒跚不能疾趋。每浴时，则令人以物覆己，妻子婢仆皆不得在傍，且戒勿妄开。一日入浴，久无水声，家人怪之，揭视，但见一虾蟆大如斗，伏其中，惊而复因之。已而出，恍惚若有所失，是夕死。（《庚巳编》）

○布政夫人见蝎形

国初，西安有女子素不慧，病死复生，遂明敏以文史知名。时有布政适丧俪，容以女为言，遂娶之。月余，日，布政方视事有所需，使阍人入私廨取之，呼夫人不应，但见老蝎大如车轮卧于榻间，惊而出以白焉。不信，叱为妖妄。阍请曰：“他日愿相公密掩之，必可见也。”如其言，果见老蝎伏榻上，辗转间又成好女子矣。言虽抵讳，而意颇羞涩。已而，忽失所在。是夕人定，乃出拜灯下曰：“身本蝎魔，所以寅缘见公者，欲有求耳。公不终拒，乃敢输情。”布政许之，乃曰：“某昔为魅，得罪冥道，赖观音大士救援，免其死，因似女尸为人，幸获侍左右。覬公建一兰若，以报大士之德耳。今丑迹已彰，幸公哀怜。”布政颌之，女子遂隐。他日乃命所司建寺焉。西安有蝎魔寺，塑大蝎于楣者是也，至今犹存。（《庚巳编》）

●卷四 仙佛纪、神鬼纪

○龚元之遇岳神

兖州府岳庙素著灵迹。弘治中，吾苏龚元之知府事，尝于中夜闻有鞭朴之声，以问左右。左右有知者具言庙之神异，元之弗信也。凌晨往谒庙，无所睹，召言者责之，其人言，但须至诚乃得进见。明日斋沐更衣，以夜往。祭祷良久，门启而入，见五人冕服，如王者出迎，延坐宾位。元之辞让，王者曰：“公阳官，予阴官也。事体无统摄，请坐。”已而进茶，元之未敢饮。神曰：“此斋筵中茶也，饮之无害。”元之请曰：“闻有十王，彼五位安在？”曰：“已赴斋矣。”元之求观狱神，辞曰：“狱禁严不得入，有一事当以奉观耳。”命舁一僧至炽炭，炙其背曰：“是此地某寺僧也，平日募缘所得，皆供酒食，费不修殿宇，故受罚如此。”问曰：“犹有解乎？”曰：“今改过则可免也。”遂辞出。既归，使人密访其僧，正患背疽且死，告以故，僧悔惧，倾货修建，病即愈。（《庚巳编》）

○胥教授遇阎王父子

镇江胥教授者，正德间致仕家居，以授徒自给。有阎氏兄弟二人来从游，长曰江，次曰海，自云家在江干，执贄甚丰。每旬余一归，居二月，治经书略遍。将还，请于师曰：“明日家间祖父具卮酒为先生寿，能垂顾乎？”教授许之，二生辞归。旦率仆从及一马来请，教授乘之，且谓师曰：“马性颇斥弛，凡见人开目则蹄啮，请闭目少时。”如其请，但闻风声萧萧，马绝快疾。食顷，曰：“至矣。”扶掖下马入门，见庭宇壮丽如王者居。俄闻鞭笞叱咤之声，遥见堂上有华冠盛服者一人，据案视事，年可四十许。侍卫森肃阶下，桎梏系挛者殆百余人。胥甚惊讶，二生前导，自其旁小门而入，至后堂中，设席甚盛。有老翁方巾皂袍，杖策而出。二生曰：“此家祖也。”翁前揖谢曰：“二生久荷陶铸，无以报。今者薄设相邀，小儿适有公事，不获奉款，使老子迎宾，诚疏于礼。”已而即席坐，饌设皆甘美异常。至暮饮罢，二仆捧牙盘，置金银繒锦，其中以馈。胥辞谢再三，乃受。遂告归，送至中门而别，命二生送胥，更由他门以出。路经一室，见有縋系树上者，谛视则其亲家也。惊问所以，曰：“某以罪为主人所缚，知公在宾席，好为缓颊也。”胥指谓二生曰：“此吾姻家，不知何以获罪？尊公幸一言而宽之。”二生唯唯因请，胥先行，胥丁宁上马而别。逡巡到家，心颇疑怪。诘旦往访，其亲家者方病笃，见胥谢曰：“公实生我。昨疾死见阎君，被缚于树，垂陷囹圄，赖公为二子言，故得放归耳。”胥乃大惊。方知二子为阎公之子，而所游者，冥府也。是后二生讫不复来矣。（《庚巳编》）

○龚弘遇赴任城隍神

嘉定龚公弘由，即署擢兖州知府，将之任，舟阻。北河旁近舫有官舰，询之，答曰：“兖州新知府赴任也。”公惊曰：“岂有一府除两知府者？或假冒以害人者也。”使人通问，舰中冠袍贵人即造公舟拜谒。公怪之，答曰：“知府虽同，幽明则异。”公曰：“得非城隍之神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公曰：“鄙人何德，获与神遇？”曰：“以公正直，故相见也。”公曰：“到任后可许再见乎？”曰：“公入庙时，第止驹从，于门外公独登堂，则相见矣。”他日公谒庙，果如教，辄相见。一日，公入，语案牘之劳。答曰：“吾检勘阳间事更劳也。”公曰：“神所司可使鄙人见之乎？”曰：“公第闭目即见矣。”公因闭目，果见堂下囚徒纷纭，哀苦百状。有一妇人，乃公同寮推官妻也，以铁钉钉一指，望见公，哀鸣乞救。公询于神，且为营救。神曰：“此妇妒悍，杀妾子三四人，致推官绝嗣，故受此报。奉公教，稍宽指钉，但死则不可免也。”又见府中工房某吏，两手俱钉。公问之，神曰：“此人先为刑房，屈法杀人，今当抵罪。”已而公还府，会推官妻指疮十余日，痛不可忍。公入问疾，推官曰：“顷者指疮少宽，方熟睡也。”又使人问吏，吏方两掌疮甚，公谕推官

当豫后，具令吏外徙。甫三日，推官妻与吏俱死。公在郡数年，有疑事辄请于神，以是人不敢欺云。（《涉异志》）

○张遇铅山土神

张，字仲明，宁波人，登成化壬辰进士，知铅山县。初，县有卖薪者嗜鳊，得薪直，以其半市鳊，归烹食之。一日，从市归，乘饥恣啖，顷之腹痛而死。邻保疑其妻毒杀之，执送官，掠讯无他状。械系逾年。初莅任，白昼坐堂上，忽有绿袍黑幘者，自门外冉冉入，左右俱不觉。及案前长揖曰：“公无疑，吾乃邑中某乡土神也。乡有冤狱未白，愿公雪之。”问故，神曰：“某以中鳊毒死。非妻杀也。公试置群鳊于水盎，中有昂首出水二三寸者必杀，人烹以啖狗，狗必死矣。”言讫不见。如其言试之，果验，遂释其妻。（《宁波志》）

○归叔度遇萧公神

归叔度，昆山人。洪武初避事，挈妻子之蜀。至某州，暮抵一民舍，寓宿坐定，一老翁负笠亦来，翁顾叔度曰：“子南来良苦。”叔度不答，疑其为逻者，踪迹至此，意颇恐。翁曰：“子无怖，吾故此土民也。”叔度始以入蜀告。翁曰：“此去蜀甚远，况道非所由，子将焉往？”叔度顾妻子叹且泣。翁曰：“姑就寝，明日我为子先导，吾每十步束草为识，子行第视所结草尽处，问萧公家，吾其迟子矣。即不吾信，达蜀五日也。”叔度俯首谢。诘旦问翁，则已行矣。遂趣妻子起就，道果见束草，皆不出十步外。视有草处行，取道万山中，皆闲然幽绝之境，然路径皆平坦，不觉有跋涉之艰。至察，妻子亦无惫容，叔度心异之。日未夕，抵山下，相与憩一巨石。回顾向所涉处，岩险〔山律〕，若在天上，而所结草至是亦无有矣。叔度自诧曰：“萧公其神乎？”顷之，仿佛闻鸡犬声。俯瞰石下，见居民十数家，趋往就之。民异其语言衣服，皆惊问所自来。语以老翁先导之意，且问孰为萧公家。众诘其状貌，曰：“得非长身而荷笠者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众贺曰：“公大有福人。此山峻绝，且绵亘数百里，所在皆丛篁钩棘，人莫能至。纵使木拔道通，亦必旬余乃可至此，安有不信宿能达者乎？是诚神相也。”遂指一小丘谓曰：“此即萧公家矣。”叔度趋进，见有庙巍然，入门，像设俨如昨暮所见者。叔度稽首再拜，众相率具鸡黍留之数日，各致馈遗而别。别未三日，即抵成都矣。叔度居成都二十余年始还乡，后年九十余尚强力善饭，每与人追逐旧事，辄欷泣下。叔度为人敦厚谨恪，故得全于患难如此。（《戴冠笔记》）

○陈俞二公遇阴府官从

姑苏陈僖敏公镒、俞太子太保士悦，小尝同补群庠生，甚相得，出入恒与之俱。二公月朔昧爽，偕入学宫行香，路逢烛笼百数，导路者皆负苏州府执事

。间闻一人告云：“尚书、都御史至矣。”乘从悉随隘巷而去。二公意郡侯下学而还，殊恨去之不早。比至学宫良久，郡侯始至，以是知前所遇阴府也。后正统间，俞位尚书，陈位都御史。嘻！大臣未遇时，而致阴府敬畏有如是夫！（《西樵野记》）

○姚宗大遇五通神隶从

弘治癸丑冬，姚宗大为里役事，深夜过双林巷间，见车马喧阗，隶从不可数计。有一马横于道，厩卒亦揽辔于侧，姚始行。姚意为官府会席，犹讶非乡大夫居址。诘旦询之，乃民家延五通神也。其灵怪如此。（《西樵野记》）

○富民遇亡父还家

吴人富某死逾年，既葬，其子以清明上坟设祭，方悲哭，坟中忽应诺曰：“汝毋庸哭，吾今随汝归矣。”其子哀慕之极，不复怖畏，即随声呼之，鬼便向子历道平生事，甚详悉。子到家，闻有声在堂中，则其父魂识已归矣。呼妻女出，慰问以密宛如生时。妻问曰：“君去世许久，亦思食乎？”鬼曰：“若得食甚善。”乃设鸡肉于案，虽不见形，而有顷物自都尽。及暮，曰：“吾当还，可命一仆相送。”仆送到坟，鬼嘱曰：“吾某日且归，可豫相候。”及期候之，鬼便遂归。自是晨来暮去，稍稍处置，家事皆有条理。其家每逐卖货物，商人至，鬼便与议价交易。初以为怪，后亦安之。鬼畏狗，仆送之，常为驱狗，不令近。一夕将去，适无送者，遂为群狗所啮，叫呼上树而灭，此后竟不复来。（《庚巳编》）

○范文遇关山鬼隶

少参临海范公文初下第，归自杭，心急抵家。驰至关山时，已四鼓。稍憩，岭上遇隶兵，进曰：“君何为破晓至此？”公曰：“不才落第，白日无颜过此故也。”隶兵曰：“君他日登甲第，仕为郡，终参藩，何虑也？”公谢曰：“安得有此？”因诘曰：“汝安得至此？”答曰：“我奉官差至新昌拘罪人，闻其人在此山下，故来此。今同君下山也。”至山麓，公曰：“饥甚。”隶兵走入田家，取粥一盂食焉。食讫，隶兵送盂还，田家嘱曰：“君宜少候，山下有虎，不宜独往也。”隶兵出，偕行至人家门，隶兵曰：“我入此家，若闻哭声，我走君即走。”少顷，果有猛虎咆哮而过，隶兵于门内拘一人，逾墙出，即闻哭声，公遂惊走，平明乃止。始悟隶兵为阴司摄人之鬼也。公后登景泰甲戌进士，官悉如所言。（《涉异志》）

○优人遇鬼召演戏

弘治癸丑，湖州俞氏敷演梨园。饮客酒罢，夜有二青衣持灯至曰：“吾乃严尚书府中，召汝今夕演戏。”随以白金半锭授之，诸优如召，从至一大厦，雕梁画栋。席间章绛毕集，惟饮食殊不可啖。主人命云：“今夕宜演赵盾故

事。”直未许，鸣金，诸优演罢。久之未晓，复睡一觉，乃是古庙。试以白金视之，宜锭也。此庙盖国初严尚书旧游地尔。（《西樵野记》）

○翁媪遇鬼请收生

姑苏阖闾子城西有薛家墩，其地野旷多鬼。上塘有翁，老娘老蓐医也。弘治间春夕，闻有人扣门，云：“请收生。”翁启视，二男子邀去。行过上新桥，茫茫导至其家。人物繁伙，嘈杂满室。室中张灯，一妇人临蓐艰苦，翁为治之，产一婴儿。其家大喜，饮食之，酬以双鸡段帛，复令二男子护归，四鼓矣。翁就寝恍恍及旦，视双鸡乃二虾蟆，段帛乃楮衣也。是晓翁忆旧道，求之无觅。其居薛家墩者曰：“夜闻鬼声笑谑，鼓乐喧闹，若有燕庆者然。”（《西樵野记》）

○黄村匠人遇冥卒

吴山之西黄村，匠者王某夜归，逢一人青衣白束腰，如隶卒状。问所之，曰：“欲至黄村。”匠者喜曰：“身亦却归黄村，今相得为伴，甚佳。”便与偕行数里，卒指道傍民家，谓匠曰：“君亦思酒食乎？吾能于彼取之。”匠曰：“善”。卒入门，少选，携一铤酒及一熟鸡来，共坐地上食之。毕，谓匠曰：“君姑留此，我入此家了公事也。”匠即取铤，纳著柴积中，立俟之。俄见窗里掷出，一人手足束缚，继而卒自窗跃出，负之而去，其行如飞，便闻门内哭声。匠知非人，惊而奔回。明日往验之，乃知其家主翁昨夜死矣。问得无失物乎？乃云昨祭五圣失去酒铤一、鸡一。匠者告以夜来所见，不信，探柴积得铤，鸡骨犹满地，始悟其为冥卒也。（《庚巳编》）

○杨宽遇东岳从卒

真定府咸宁县学有斋仆杨宽者，成化中尝因公宴掌酒，见墙角旋风二团，回环不已。宽意旋风中多有鬼，试沥瓢酒酹之，一风顿息，又酹一瓢，亦然。他日，宽与同辈四人诣东岳烧香，遇二卒山下，青衣白帟，阑邀而揖之曰：“吾受君惠久矣，未有以报，能同过酒家少饮乎？”宽罔识其人，意必误也，误应之，同入肆饮。罢别去急，不曾询其姓名。同辈问之，宽以不识对，皆笑之。既而登山游观，庑下至一神祠，二塑卒状貌俨如向所见者，相顾大骇。宽自以遇鬼，悒悒不乐还故处。仍见二卒，谓宽曰：“君无庸疑我，我非祸君者，颇忆往岁事乎？我二人岳帝座下从者也，奉使贵县，行路饥渴中，得君二瓢之赐，甚愜所愿。昨有事西山偶获相遇，故以杯酒答谢耳，非有他也。”言讫瞥然不见。宽归，亲与人说。（《庚巳编》）

○陆容遇见鬼兵

陆容居吴之楼门外。正德丙寅春，一日薄暮，容倚门独立，闻隔岸汹汹，若有兵甲声。已而有数千百人自腰以上不可见，腰以下所可见皆花绉缴股

，其行甚疾。容大惊，呼其家男女老幼毕出，皆见之。逾时，过始尽。是岁，崇明海寇钮东山作乱，奏调京军及诸卫讨之，兵岁余乃罢，官帑为之一空。容所见盖兵象也。（《庚巳编》）

○丰都鬼市

丰都县日暮有鬼即出中交易，谓之鬼市。近彼有李县丞，忽语家人曰：“阎帝为丰都县市价不公，以我无私，遣为议断。”语讫遂卒。家人异之。有一家人将暮入其境，见李冠服处高座，从者数百人，刑械毕列。正窃视间，李数嗅之曰：“此地恶有生人气耶？”家人惊惧，疾趋出，亦幸无虞。（《西樵野记》）

○夏杰执放鬼鸭

邻人夏杰，弘治中访姻戚于尹山，夜经夹浦桥，见水中一物，类鸭鸣，杰谓村家所遗，追而执之，化作一砖块。杰方怪，委之于野，蹒跚于地，复作鸭鸣而去。（《西樵野记》）

○顾媪见煞鬼异状

正德初，乡人顾纲卒，煞回适值夜中，其妻设香楮牲饌于灵几间，中障以彩绮，合门尽隐邻舍，独留一媪守家。媪厨下久之，见一物，其状如猿，而大如犬，系网从甕中而下。据案啖牲饌，见媪连杖捶之，媪肆号呼。众趋入室，已失之矣。（《西樵野记》）

○贡院地中起声

此下纪鬼发异声。

南京贡院，锦衣卫指挥纪纲宅也。纲有宠于文皇帝朝，后坐不法伏诛，阖门受歼于此，亦有生瘞其下者。至今每乡试时，举子入院，辄有声自地中起，历诸号而止，如万马腾踏者云。（《庚巳编》）

○众鬼泣声送葬

国初，邳州潘宗者，宅心慈恕。时大军后有骸骨散之沟壑者，悉埋之，病伤者，施以药饵，人多藉是以生。比潘死葬日，前后左右泣声甚多，但未睹其形。人谓潘生泽及枯骨，众鬼为之送葬云。（《西樵野纪》）

○四鬼啾啾作声

吴医陈雪谷宥，正德间，第二子忽寒热作谵语，陈疑其眚病，试问之。对曰：“吾某鬼也，来勾摄汝子耳。”陈奠之，子少愈。明日，谵语复作。陈曰：“昨尝奠遣矣，何故复至？”曰：“吾某鬼也，非昨来者。”陈亦奠之，其鬼曰：“昨鬼适往城隍处告汝子，不理，随往上方矣。”陈方疑惧问，有二鬼来曰：“汝子被告五显处行土地，我土地所遣隶也。”陈求解于隶，隶曰：“告者在此不敢私。”陈问告者何在，即应声曰：“吾为某事告耳。向继我

来求食者。亦在此相劝。”一时四鬼各啾啾喧言不已。陈之仆怒而啐于旁，鬼即骂曰：“汝以某年月日窃主银匙二柄，易钱与闾门某人家，赌于苏卫之二门外，一掷而声。汝贼也，何得侮我。”仆仓皇避去。又有一道士以符叱遣之，鬼亦叱曰：“吾与陈素有仇，故告神而来，汝邪术安能遣我？”陈乃百方求祷，而三鬼亦苦相劝解。明日乃曰：“汝当每日作纸钱数百赂我，足用则止，亦当岁时致赛。”陈许诺，及设盛饌赛四鬼，散去。子喉中忽有声，如开门声，即索糜饮，寻愈。后日以纸钱焚之，仍立二鬼木主，岁时赛于家数年。二鬼时作声于空中，问以祸福，事多验。陈尝自述以语人云。（《近峰闻略》）

○鬼声呼胡先生

胡敬斋先生居仁，弘治中尝夜行山曲间，后有鬼呼“胡先生”数声，公若不闻。鬼复曰：“我有一对请先生对。‘风急有舟人莫渡’”。公亦不答。复笑曰：“我替先生对之。‘月明无伴路休行。’”公前行不顾，鬼遂不见。盖先生乃正学君子，鬼物非故为狎侮，亦爱公警公之意存乎其问云。（《中洲野录》）

○鬼声呼辣

御用监奉御来定，五月间差往海南子，公干从五六骑出城，舁肴酒为路食。日午至羊房南大柳树下，脱衣卸鞍坐树根上，以椰瓢盛酒，捣蒜汁濡肉自啖。回顾一髑髅在旁，来夹肉濡蒜，戏纳髑髅口中，问之曰：“辣否？”髑髅即应之曰：“辣。”终食之顷，呼辣不已。来惊怪，令人去其肉，呼亦不止。遂启行至海子，毕事而回。呼辣之声随其往还，入城始绝。来至家得疾，数日而没。盖来之将亡，阳气亏矣，故阴气得以于之，况冥秽之物，不宜相戏，戏则吾心有不得其正矣。心不正邪必乘之。观此可以为戒。（《马氏日抄》）

○墓鬼夜轿中嫁女

国朝景泰间，南京夹冈门外一家娶妇。及门，肃妇入，空轿也。婿家疑为所赚，诉于法司，拘舁夫及从者鞠之，众证云：“妇已登轿矣。”法司不能决，乃令遍求之，得之荒冢中。问之，妇云：“中途歇轿，二人掖吾入门，时吾已昏然，且有蔽面不知其详。至天明，始惊在林墓中耳。”古人有《胭粉灵怪记》一卷，观此事，知其不皆妄也。（《菽园杂记》）

○三鬼摄轿中嫁女

宁波张以成化壬辰进士，知铅山县。未到任时，县有甲嫁女于乙，抵乙门，揭幃出妇，乃空舆也。乙谓甲欺己，诉之县。甲又谓乙戕其女，互讼无验。前逮媒从诸人讯之，皆云女实升舆，不知所亡，卒不能决。至，以铅山税额过隘，民不堪命，欲勘实奏省之。行至邑界，有大树，荫二十余亩不可田，欲伐去之。从者咸以神丛为谏，不听，翼日命役夫戎服鼓吹执斧斤往。去树所百步

许，见三人衣冠饮道左，乞宥状。叱之，不见。卒命斧之树，果流血。众惧，手斧之，众始尽力，三日断其树。树巅有巨巢，巢中有一妇人坠焉。昏聩欲绝。命左右掖而灌之，良久始苏。问其状，妇曰：“昔为狂风吹至一高楼，与三少年俱食以美饌。时时俯瞰城市居尘，历历可指，第五阶下耳。少年往来，率自空中飞腾，不知是树巢也。”访其家，即甲女嫁乙时，失去空輿者。两家讼始解。以其木修廨宇，所荫地为官田，而悉毁诸淫祠之在境者。（《宁波志》）

○刘金事遇鬼告状

国朝正统间，徐武功治水张秋时，有一铁匠役罢而归，过岳王庙厕，遇一故识。匠悟其死，唾骂之。鬼大怒，与之相扑，久不解。忽公前驱至，匠欲告鬼，鬼挽之同匿河滨。匠强拽出，鬼力持，牢不可脱。曰：“我何敢见徐相公？我且回避，但可见三司官耳已。”而三司官随至，匠乃大呼，鬼随与俱出。三司驻节视之，匠以两手作势虚抱曰：“鬼在此。”鬼作声云：“此人负我钱六百三十文，今必还我。”有刘金事者，问匠曰：“有诸乎？”匠曰：“有之。”刘乃谓公曰：“铁匠既负汝钱，吾为汝追还，汝可急放之。”鬼即听命而灭。刘复谕匠，匠回多焚镬以酬鬼，已而平安。（《志怪录》）

○张梦节妇诉冤

宁波张，以成化壬辰进士，知铅山县。县有传四妻祝氏，夫死，舅姑欲嫁之不从。先是与民约，有孀妇愿嫁者，具牒进踞“差”字牌下，愿守者具牒进踞“节”字牌下，判牒还之，听其嫁守。祝为舅姑，给以判牒于令，乃授以愿嫁牒进。判如其牒。出，舅姑谓曰：“张公判汝嫁矣，汝更何待？”祝不得已，佯许之。期有日，乃妆束哭奠夫，竟潜投后圃池中死。舅姑怒，实土填之，事久不泄。自后不雨者期月，忧之，斋戒祷雨，卒不雨。一夕宿城隍庙中，梦一妇抱牒泣诉冤状。阅状既觉，悉记其都里姓名，径至其家鞠之，启土得之，貌如生。乃大恟，作文祭之。忽雨如注，平地水满尺。即具殓葬如礼，罪其舅姑及同谋者。上其事于朝，旌而祠祀之。（《宁波志》）

○沈御史遇鬼诉冤

御史沈子公，正德戊寅秋，视屯田于江北。未至，全椒三里县人迎诉者甚众，沈默数而自识之。既而失其一人，问之左右，漫然答曰：“散去矣。”至县坐行台，诉者入，末一人蓬首跣足敝衣，乃道中失去者。沈问何处人，答曰：“全椒人。”问：“何名？”曰：“小羊。”曰：“诉何事？”曰：“有冤。”曰：“有词乎？”曰：“无有。”沈叱之，使出，忽不见。急索之不得。盖是时独沈见之，与之言，左右皆无所见。沈知为妖，大骇，流汗呕痢交作。县官问疾，沈语之故。询之曰：“县中得无冤者乎？”对曰：“往年有顾景祥

者，为其弟所杀，并及其子事适败露，殆为是耶。”盖景字下为小字，祥去示为羊字也。沈执其弟，一讯服罪，乃知小羊又景祥乳名也。（《涉异记》）